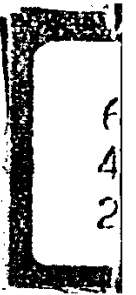


巨慧法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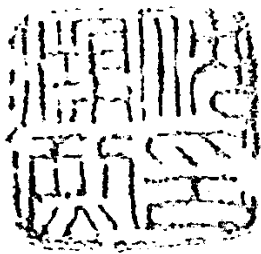
684.123/489

422



靈隱小誌

沈鴻烈題



靈隱出版社組織計劃

1. 本寺擬更陸續出版下列各書，實有組織出版社之必要。書目如次：

佛學新論

二十二家語錄

釋迦牟尼及其弟子

宗門源流考

中國哲學研究

唯識論史

佛教與中國思想

偽學考

現代中國哲學批評

歷代興亡論

新修靈隱寺誌

戒律與清規

2. 籌集基金二十萬元，存於銀行或大商店，按月取息，用以出版上列諸書，及其他有價值而為現代所需要之佛教著作。

3. 如經濟許可，擬編印注重學術之佛學月刊或季刊一種。

4. 基金籌集至預定數目之二分一，即正式成立，詳細章則另訂之。

5. 各界人士如表同情而願玉成其事者，請向本寺客堂接洽。

靈隱小誌

靈隱小誌目錄

| | |
|----------|--------|
| 杭州靈隱山圖 | 周然繪 |
| 風景古蹟照片五幅 | 美華照相館攝 |
| 弘傘序 | 一——二 |
| 自序 | 三——四 |
| 山水景物 | 五——一七 |
| 歷代沿革 | 一八——二六 |
| 高僧事略 | 二七——四〇 |
| 將來建置 | 四一——五二 |
| 藝文擷英 | 五三——六三 |
| 遺聞軼事 | 六四——七二 |
| 附錄 | |
| 萍棲詩抄 | 七三——七八 |
| 如是齋詩抄 | 七九——八四 |



杭州靈隱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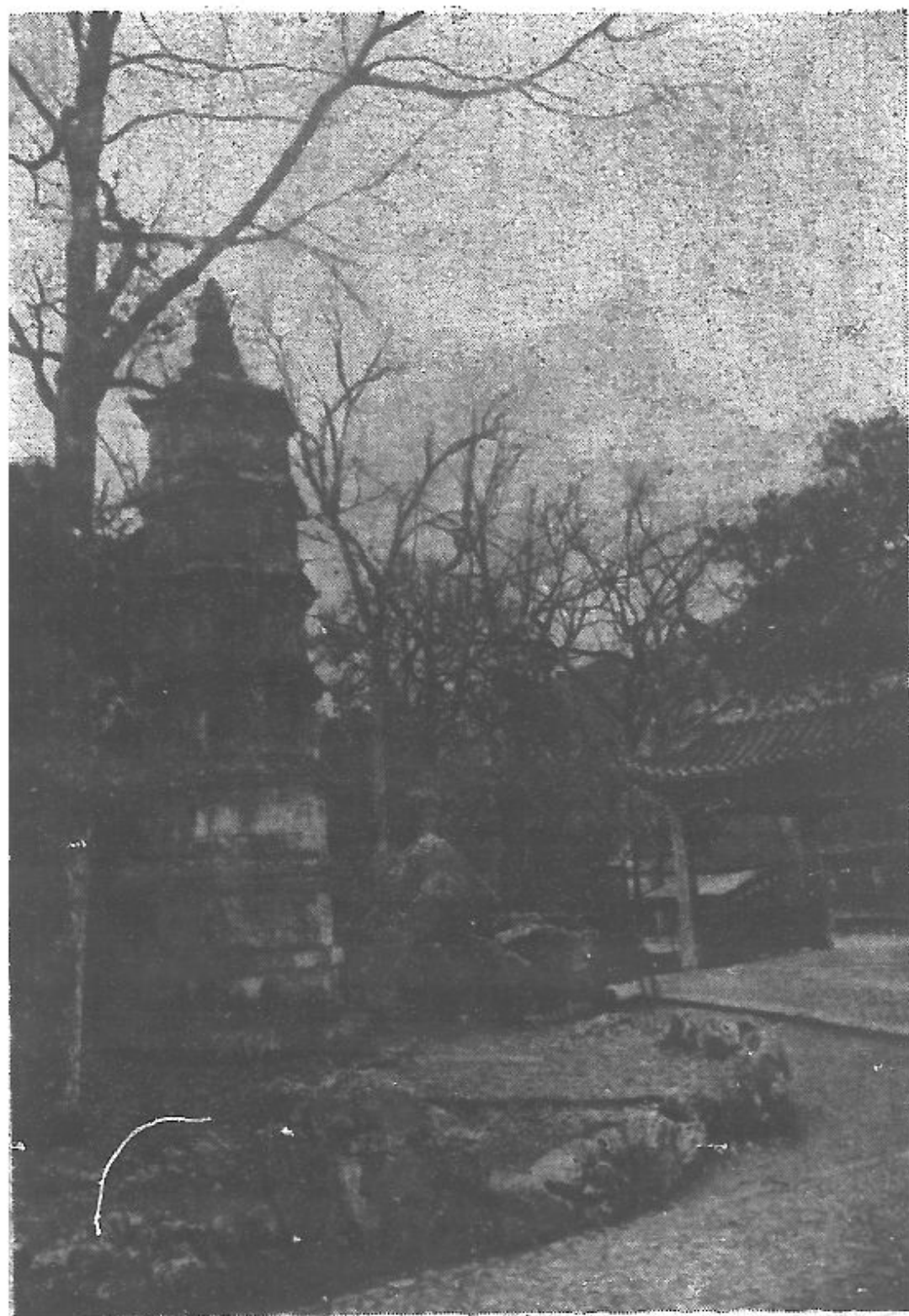
周然繪



明建理公塔及元代造像



大雄寶殿及北宋石塔



龍泓洞外景



迴龍橋與春淙亭



北宋刻彌勒佛像

684.123101

422



3 0662 6254 8

靈 德 示 講

弘傘敘

吾人自少至老，自生至死，數十年間，紛紛擾擾，怡然自得，開懷大笑者，

林，爽氣迎人。泉流鳥鳴，晨曦夕照，莫不豁然相親，冥然相融，而世間之爾詐我虞，勾心鬥角

，無所施其技。然後身心安適，煩惱全捐，得以盡情享受其自己之時間。此山林之可以調節精神

，助長性靈，而佛教寺廟所以必建築於其中也。佛者覺悟之稱，亦即澈底破除迷信之謂。世之人

，無不自以為聰明睿智，而笑人之迷信，實則皆在迷信之中而不自知。貪夫殉財，迷信於財也，

烈士殉名，迷信於名也。以政治軍事為官階，以國計民生為利藪，以投機取巧為得計，以妻財子

祿為有福者，皆迷信也。世之人，莫不迷惑顛倒，而猶謂豁然以為得所，以佛眼視之，皆舐蜜

利刃鋒頭，跳舞火山口外之愚人。必召毀滅之禍者也。此世之戰禍頻仍，殺人盈野者，殆皆導源

於此。佛之覺悟，在去計執。計執盡去而後脫塵累之拘囚，復天真之樂適，鸞飛魚躍，露月光風

，心境活潑潑地，做人洒洒落落，是為用世。出世之教，必於山林勝處，方能表達而出，故有一

天下名山僧古多之說，亦事實也。靈隱當西湖最勝之處，殿宇巍峨，歷史悠久。吾人自冷泉亭

敲磬而入，即有崇高肅穆之感。彌勒殿中彌勒佛笑口常開，似笑古往今來，庸人自尋煩惱。大殿

釋迦藥師彌陀三佛，端坐蓮台，表聖潔清芬，出污泥而不染之意。金身輪奐，不變之光輪，喻智慧



(南)

明澈，皆足爲末俗之取法歸依，故有禮拜讚頌等儀式。吾人若一細心領會其旨趣，有不自悔沉迷，默默懺悔者乎？斯爲超凡入聖之機，亦即澈底做人之路。千餘年來，因此而感悟者，或不在少數。佛教及其寺廟之所貢獻於社會人羣者，此亦其一端也。巨贊法師近自桂粵返杭，撰靈隱小志，以樸茂之文筆，述名勝之源流，事求嚴實。意存高遠，讀其書者，或亦有對鷲峯而長想，循梵剎以低徊者也。因爲之序。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元月弘傘於裏西湖招賢寺。

自序

訂知已於山川，已無俗骨，禮空王於梵刹，漸滌塵襟。是以靈隱鷲峯，常爲高僧之化域，錢塘明聖（西湖舊名錢塘湖，明聖湖在其南），亦成名士之蓮廬。方志所傳，遺徵猶在，攀尋所至，芳躅可追。然而靈隱三書（清孫治靈隱寺志，厲鶚增修雲林寺志，沈懔彪雲林寺續志），莽於體例，武林掌故，積若邱山。覽之者如入海量沙，述之者多斷章取義。稽考差可，探勝則非，於是自靈隱小志之作。將以揭自然之幽奇，彰前賢之懿範，登遊人於覺路，語信士以玄詮。張岱有言：若云善遊西湖，惟在深情領略，世間俗父，何易言遊？余於雲林，亦同此感。夫陽和煥發，景物華鮮，茸茸之芳草連天，澹澹之煙波無際，都人士女，傾城來遊，控香轡，擁翠輦，盈衢塞路，累迹摩肩，此固未免乎囂，而或以爲俗者也。然當鐘鳴夜靜，月朗中天，林間之寶殿巍巍，湖底之泉聲活活，則如對右丞之圖畫，滿目空明。朝暾甫上，梵唄初宣，鸚鵡翩翩以爭鳴，清露垂垂而欲滴，則如詠淵明之篇什，生意盎然。雨止瀑肥，急流如注，壑轟轟兮雷震，峯莽莽而似飛，則如讀昌黎之古文，神魂陡壯。越湖穿林，登高遠矚，江浩渺兮似海，城屯聚而若蜂，則如歌東坡之詩餘，心胸並朗。塵語之書，元亮之詩，退之之文，子瞻之詞，皆文化之精英而藝林所珍賞者也，乃俱能於靈隱得其彷彿，遊豈易言哉。東晉開山，迭經興廢，千六百載，名德如林。

永明十慧之神修，贊寧契嵩之著作，道標皎然之吟咏，道濟守益之神奇，或傳佛祖之心燈，或示迷徒以正軌，功在聖教，矩矱常存，不有所書，將同志祖。至若藝文軼事，亦啓性靈，擇其尤者而錄之，藉解遊觀之疲困。泮栖詩鈔，本寺退居卻非上人之作也。如是齋詩鈔，則作者之俚句。附之篇末，聊誌幻跡。將來建置，衆議僉同。願力莊嚴，固有待於賢者，信施功德，尙期望於諸方。讀本書者，幸留意焉。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夏曆十月初六日釋巨贊謹敘於靈隱寺。

靈隱小誌

釋巨贊述

山水景物

杭州一名虎林，虎林，山名也。李唐避諱，改虎爲武，故曰武林。今西大街一帶猶稱武林門，而祖山寺內高不逾丈之土阜，俗呼祖山者，又稱之爲虎林山。據清陸次雲湖壖雜記所載，因有煮魚化虎，盤踞不去得名。倪魯玉神州古史考則云：「耆舊言，錢氏有國時（吳越國王錢鏐），此山多在郭外，叢薄蒙密，異虎出焉，故曰虎林。」皆恍惚想象之詞，疑出附會。考宋淳祐臨安志（施諤撰）卷八云：

「西漢志會稽郡錢塘注，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祥符舊經云，在縣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週迴一十二里。又名曰靈隱山，隱苑山，仙居山。上有五峯，曰飛來，曰白猿，曰稽留，曰月桂，曰蓮華。峯之前，有合湖曰武林泉。武林之陰，北湖之陽卽靈隱寺。武林之南，南湖之陽，卽天竺寺。」

此外周草窗武林舊事卷五所記亦略同。是則武林山者，飛來峯等五峯之總稱，北高峯雖矗立其側，不得與焉。乃清初靈隱寺志之作者孫治，以爲武林山是合赤山埠，進龍浦，古蕩，西溪，

湖濱等六十里內之山而言，誠贅說也。

武林山自天目蜿蜒而來，天矯磅礴，譏記所謂「龍飛鳳舞到錢塘」者也。施志又云：「天目下武林靈隱山始韶秀，而山於是左右分。北高峯左轉抵葛嶺，標以保俶塔。右轉挾南山，標以雷峯塔。三塔爲西湖門戶。」是則武林之山，雖不甚高大，而實爲錢塘之主山。杭州之稱虎林，宜哉。海寧許雪莊詠武林山詩云：「溯合東西流派遠，山聯南北結根深。蜿蜒奇秀開靈竺，千古真源屬武林。」最爲得體。命名之由，據宋靈隱寺僧契嵩武林山志云：「靈隱山一曰武林。秦漢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此則近似。

山飛來峯一名靈鷲峯，爲靈隱寺之案山。東晉咸和三年，印度僧慧理至武林，見之歎曰：「此天竺靈鷲峯一小嶺，不知何代飛來！佛在世日，多爲仙靈所隱，今復爾耶？人咸不信。理公曰，此峯向有黑白二猿，在洞修行，必相隨至此。卽於洞口呼之，二猿立出，乃得證實，因以命名。高四十餘丈，稜層剔透，嵌空玲瓏，說者謂如矯龍奔象，渴虎怒猿。彷彿似之。其石有窺有罅，有筋有稜，有如手指攢撮者，有如鐵線疏剔者，有如老松皮者，有如虫蝕者，有如蟻穴湧起者，有如蜂房相比者，有如波浪衝激者，有如凍雲合還者。其色非青非紫，帶白帶綠。張陶菴云：「使有石癖者見之，必具袍笏下拜，不敢以稱謂簡褻之，只以石丈呼之也。」石隙生異木奇卉，不辨其類。穿透崖石，根露蔓延，而膚理光澤，枝葉葳蕤，華盛美好，類人力所治灌。秋冬之際，紅

葉脆如布錦，坐冷泉亭望之，疑若置身世外。又多生藥草，鮮知其名，於是歷代方志，益引以爲飛來之證。吾人若從地質學之觀點視之，固不必信其爲真，然就遊覽或文藝上言，飛來故事，似較有趣也。明楊升菴謂從四川之巫峽飛來，而無確據。升菴立說，杜撰者多，尹仲明以詩譏之，謂爲語特虛幻，眩惑千古。則可置之不論。

蓮華峯在飛來峯西，高起而聯屬者是也。水經注謂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上散開，狀如蓮花。今從下遙望，下闕上銳，從頂下視，其石四面敷開，極似蓮花，故名。宋梅堯臣詩云：「巨石如芙蓉，天然匪雕飾。盤礴峯頂邊，嬋娟秋江側。」蓋紀實也。其上舊有蓮花泉，今涸。

呼猿峯又名白猿峯，以理公呼猿而得名，在蓮花峯之西，高又過之。頂亦有巨石，狀如菌菴。其下呼猿洞，余嘗深入。初尙寬敞，漸進漸仄，有時匍匐于地，始可以過。地皆細沙，甚平軟潔淨。約行里許，力盡乃出。壁間有乾隆年間題名，墨澆如新。湖壩雜記云：「順治己丑秋夜，一僧于月下見一白猿，立于峯頂，皎如積雪，映月滄潔。辛卯冬，青蓮閣下一黑猿戴笠而趨，衆皆見而呼之，猿卻顧微吟，越澗而去。」是一猿至今或尙在，理公之言，其信然耶？洞口飯猿台，廣丈許，高二尺。

月桂峯乃下天竺法鏡寺之案山。相傳月中桂子，嘗墮此峯，因以爲名。稽留峯爲中天竺法淨寺之主峯。太平寰宇記云，許由葛洪皆隱此忘返，故名。非也。考東晉永和年間有許玄字遠遊者

立思真精舍于峯下，著詩十三篇，論神仙之事，王羲之時往訪之，相與爲世外之交。一玄山與一山二音相近，以訛傳訛，樂史乃著之于書耳。葛洪之從祖葛孝先，世稱葛仙翁者，孫吳赤烏年間，亦隱居于此，遂稱其地曰葛塢。洪從其弟子鄭隱習方術，又師事南海太守鮑靚，盡得其傳，嘗抱樸子等書，爲道教建立理論上之基礎。其後以丹沙之故，遠遊嶺南，今廣東羅浮山及廣西勾漏山皆有其遺跡。晚年復返武林，隱居葛塢，相傳得道于青林洞。

北高峯爲靈隱寺之坐山，高三百五十餘公尺，乃武林山左支之最高者。石磴數百級，曲折三十六灣。上有靈願寺，祀五聖。又本有浮屠七級，唐天寶中建，會昌中燬，錢武肅王修復之，至道二年燬于雷火，元豐間開明大師重建，咸淳七年燬，繼又建，萬歷間存燼餘三層，順治壬辰年復圯，今則遺址亦不可辨矣。登顛遠眺，羣山屏遶，湖水鏡涵，歌舫漁舟，若鷗鳥出沒漣波，遠而益微，僅覩其影。西望錢塘江，若正練新濯，遙接海色，茫茫無際。張公亮有句云：江氣白分海氣合，吳山青盡越山來，頗足傳神。山之東麓有無著禪師塔。師名文喜，唐肅宗時人也，瘞骨于此。宋韓偓曾欲取爲葬地，啓其塔，有陶甃焉，容色如生，髮垂至肩，指爪盤屈遶身，三日不壞。遂復掩之，今尙存。

此外蓮花峯旁有宰相峯，北高峯西有石筍峯，烏石峯，龍門峯，西源峯，雙楹峯，今皆不著名。稽留峯西有中印峯，白雲峯，乳竇峯，獅子峯，香爐峯，善住峯，則屬于天竺山，此不詳。

靈隱之水，北湖發源於西源峯，南合白沙塢支湖，西合永安支湖，西北合大桐塢支湖，流過吳寺橋，西北合烏石峯水，南會呼猿澗暗水，南合冷泉水源，北合石筍支湖，又北會金沙嶺沙支湖，又北合輜光支湖，東流過曹家橋，停匯于靈隱寺前之冷泉，入石門湖，經迴龍橋會南湖水于合湖橋下，曰靈隱浦，亦號錢源，南宋通舟至此。自此北合水架塢支湖，西流過白樂橋，北合瑞雲塢水經雷院名後湖。復出店家橋東南趨西行春橋，東行春橋，經金沙灘裏五橋，匯爲西湖。

南湖發源於五雲山水出嶺，西合上竺兩山支湖，經靈隱房小橋，合流過五雲山路小廟橋，又合觀音井水，經金佛橋，天岩房橋，東合楊梅塢支湖出琮老橋，東合中竺永清塢支湖，北出中竺寺橋，東合下竺神道塢支湖，北過下竺寺橋，東合月桂峯支湖，過慈雲北湖，出飛來峯，至龍春橋與北湖合。

合湖橋當兩湖會合之處，舊有橋洞三，今皆廢。自洪春橋至靈隱及下天竺，唐刺史袁仁敬植松於路之兩旁，稱九里松，今亦無存。舊傳九里松三字，南宋吳說書，高宗欲易已書，命筆數千幅，歎曰：無以易之。未幾吳授信州太守，陛辭，高宗因語之曰：九里松是卿書乎？朕嘗書此，終不如卿，吳益遜謝，卽令復揭之，勅賜填金。吳說爲師禮之子，王安石之外甥，系出名門，宜工書法，而高宗以天子之尊，猶不敢唐突名勝，誠有足多。吳說之書，失傳可惜。

靈隱山門，舊有「絕勝登場」四字，傳爲葛洪書，後又有易「絕」字爲「最」字者，前代文

人於此二字，頗多爭論焉。今照壁書「咫尺西天」四字，尙屬得體，以飛來峯從天竺飛來，而靈隱道場，規模猶未盡衰也。照壁之西六七步爲龍脊橋，由此入山門，更百餘步爲龍泓洞，洞龍橋。橋洞之名，皆有龍字者，以錢塘之山自天目龍飛鳳舞而來，南支爲鳳，故有鳳凰山，北支爲龍，故取是稱以應識記也。龍泓洞前有理公塔，卽開山慧理祖師埋骨之所。高二丈餘，七層，明萬曆十八年重建。虞淳熙撰塔銘，嵌於第二層。第三層刻金剛經及「光明淨域」，「南無寶藏勝佛」等字。第四層以上皆刻佛像，悉明代物。其旁石刻二，一佛像，一執金剛神，皆屬於密教者，造像題名，「至元」二字，尙可辯識，惟不知爲前至元，抑後至元耳？

龍泓洞俗稱觀音洞，以其內有石刻觀音像也。像前洞頂有竅如井口透天光，故又名通天洞。郭祥正詩云：「洞口無凡木，陰森夏亦寒。曾知一泓水，會有老龍蟠。」龍泓之名，作如是解。始覺貼切有詩意。龍泓洞三字本宋末金華王庭書。庭，賈似道客，後人因惡似道而兼惡其書，乃被剝去。元江淮釋教都總統所經歷郭口補書，郭亦非正人君子，不久，仍被剝去，故至今無洞名。洞口彌陀佛像，吳越王己未年（卽周世宗顯德六年）周欽右造。又周太祖廣順元年滕紹宗於洞外石壁造彌勒，觀音，勢至三菩薩像各一尊。此外宋開禧元年沈寧，嘉定元年某比邱各造羅漢一尊。元順帝至正十六年，元帥伯顏造佛像十尊又觀音菩薩一尊，卽今日洞內供奉之像也。至元十九年，二十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徐僧錄，楊思諒，楊連真伽，及脫脫夫人各施資造像，皆有造

像記可考。前代題名，唐則有蕭悅，王亘，烏重儒，宋則有孫覺，張徽，蘇頌，蔣之奇，岑象求，李杞，高荷，李琮，朱明之，楊景略，黃頌明，胡援，林希，陸德輿，賈似道等。秋壘題名，字徑五寸，最易辨，文曰：

「咸淳丁卯七月十八日，賈似道以歲事禱上竺回，憩於此，客東元嘉，俞昕，張濡，黃公紹，王庭從。子德生侍。期而不至者廖瑩中。沈堅刻。」

考咸淳丁卯爲度宗當國之三年，似道已因乞和冒功封魏國公，專朝政，而元帥進窺襄樊，舉國震駭，歲事當指此而言。邪臣誤國，禱亦何益，是以不數載而竄死道路，遺臭萬年。今存此題記，亦足以彰因果報應之不虛。

觀音像右側有小洞極深，相傳昔有採石乳者入之不已，聞篙櫓風浪之聲，大怖而還。謂度浙江，通蕭山者，卽此洞也。左側出洞，循級而上，至一石室，今稱一線天。室頂有一小圓竇漏天光，寺僧以竹竿指示遊客觀之，其中彷彿有觀音像云。唐丁飛字瀚之，宅於其中，學養生術，年八十六而反壯。善小楷，每夜鼓琴，石上鸞鶴翔集。陸龜蒙丁隱君歌有一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暗引龍泓溜，老樹根株若蹲獸之語，可以想見其風致。其蘸筆池，在寺中大悲閣下。室前懸岩刻佛國二字，上天竺僧道行書。聞練習此二字三年而後敢刻，故尙道勁。

龍泓洞之右爲玉乳洞，其前十餘步爲謝靈運翻經台。異苑云：杜明甫錢塘人，居靈隱，夜夢

東南有賢人來訪。時謝玄生孫名靈運，以其父渙狂蕩射殺蔣侯妹清溪小姑樹鳥，姑怒殛死之。玄遂不敢留靈運，求寄養於甯明，十五方還，故名客兒。相傳靈運兒時翻經於此，故以爲名。玉乳洞曲折通明，如廣西桂林伏波山下之伏波洞。伏波洞有宋代造像，玉乳洞四壁所刻羅漢，亦皆北宋眞宗咸平年間刻。施資者爲周延慶，董延贊，俞贊，蘇氏七娘，湯用，張旺，樊仁厚，沈十娘，洪二娘，卅七娘，周德保等，皆平民也，以造像功德故，其名氏與諸名公同垂千古，殆所謂名山事業歟？洞內峭壁高數十丈，不可以登，爲蝙蝠棲息之所，大者若鷹，故俗又稱之爲蝙蝠洞。玉乳洞三字，明方豪書。名爲玉乳者，以岩液涓滴，作乳白色也。吳赤鳥二年，葛孝先得道於此。玉乳洞之右爲射旭洞，又名青林洞或青林岩，亦卽理公岩，理公燕寂處也，故又稱燕寂岩。此外又有香林，蘇林之名。其中有宋乾興年間胡承德所造盧舍那佛會十七尊，陸盛並妻李一娘造觀世音菩薩一尊，造像記均可考，餘並磨滅。題名則有宋太平興國三年郝澄，王昭遠，嘉祐八年沈遼，熙寧四年沈立，八年石景衡，晁端彥，元豐二年胡宗師等。孫治靈隱寺志云：內小石有金光洞三字。又陳時湖上青山集云：香林洞左有日月巖，一圓如日，一半彎如月，下爲夢謝亭，今惟榛莽而已。此洞俗名老虎洞，以東向之洞口似虎口也。射旭，金光之稱，或亦以東向之故。青林，香林，則舊時多植楸桂耳。

關於飛來峯之造像，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袁中郎西湖記述等俱失考，以爲皆元江南釋教總

統楊運直伽所造，據上所述，可知其非矣。實則梁簡文帝已有賜靈穩石像之記。唐陸羽靈隱寺記亦云：「有僧於巖上週迴鑄羅漢佛菩薩」。則隋唐以前，飛來峯頭，已鑄佛像矣。惜乎題誌剝蝕，無可稽考。

自理公塔循大路入寺，必經迴龍橋，早越時名清遠橋，橋上建春淙亭。清乾隆九年廣樊榭記云：

「……橋舊無亭，乾隆癸亥，巨公重新雲林寺，飭餘材賸甃成之。登斯亭者，仰挹山翠，俯聽泉嚮，炎曦陰霖有所庇，而物色之奔赴若天造而神輸。巨公問名於予，余以合澗橋舊有春淙亭。蓋取蘇文忠兩澗春淙一靈鷲之句。今亭廢久矣，宜移其名於此。……當夫天根見，秋潦縮，斯澗也，若斷若續，涓流如綫，其聲滴瀝幽咽，或有時而涸。四顧林谷，萬籟悄然。……若夫土膏脈動，山澤乃通，斯澗也，如風雨交作，震動巖岫。又如秦洞庭之樂，五音繁會，琤琤激盪，自遠而近。……」

此記所述，頗足以盡勝概，為斯橋斯亭，生色不少，故節錄之如上。洪楊之亂亭毀。光緒初重建，民國二十二年住持卻非以水泥鋼骨重修。自春淙亭至冷泉亭，丹垣綠樹，蒼鬱空濛，山嵐在衣，谷嚮生足，使人頓消塵意。崖旁彌勒佛即坦腹作笑顏之羅漢像，北宋真宗乾興年，胡承德並合家眷屬同發心造。後有人於其兩壁又刊羅漢像十七尊，成十八羅漢，極不相稱。多聞天王，

元至元二十九年資政大夫行宣政院使楊謹造，今作多寶天王，誤。天王之西爲石門淵，舊有瀑雷橋，今廢。宋趙安撫於橋邊創建壑雷亭，幾經修建，今尙翼然。冷泉亭在其西十餘步，明袁中郎云：「山飛來案至冷泉亭一帶，溯水溜玉，畫碧流青，爲山之極勝處」，是也。唐白樂天冷泉亭記，宋僧如璧新廣冷泉亭記盡之矣。二記今皆收於藝文擷英中。讀者如倚欄臨水，取而讀之，則空青滿懷，滄入心脾，不復作塵俗想矣。此歷代帝王卿相，文人學士，所以流連詠歎，不能自己也。余昔在桂林，與國父家世源流考之作者羅香林教授，論及佛耶兩教之宣傳方式。羅曰佛教之宣傳方式與耶教異。耶教廣作社會事業，藉教育醫藥，使人由感激而入教。佛教退處山邊水涯，藉自然景色，使人醒發，不自知而皈向佛門。故耶教之感人也淺而暫，佛教之感人也深而久，理或然歟？就作者個人言，昔日固亦出入中外禮拜堂，準備受洗者也，今出家十餘年矣。他日設有人能將此兩種宣傳方式合而爲一，則其影響之大，可思議耶？願筆及此，以就正於讀者。

冷泉亭對岸山半爲翠薇亭，過淵經藏六洞，喇叭洞拾級而上。藏六洞三字，太虛書，乃冷泉流至石門淵所經山之小壑，淙淙之聲，不舍晝夜。其旁有一小穴，吹之作嗚嗚聲，故名喇叭洞。其上新建地藏塔，自襄西湖地藏殿移來。藏六洞至翠薇亭約六十餘級，半路刻康熙三十八年御筆飛來案三字，正對冷泉亭。考宋史韓世宗傳，紹興十一年，秦檜收三大將兵權，世忠乞解樞柄，繼上表乞骸骨。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自此杜門謝客，時跨驢攜酒，從一

三溪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十二年改潭國公，二十一年八月薨，封追斬王，謚忠武。其建翠薇亭於飛來峯半，卽縱遊西湖以自樂之時。亭成，其子彥直年僅十二歲，題云：

「紹興十二年，清涼居士韓世忠因過靈隱，登覽形勝，得舊基建新亭，榜曰翠薇，以爲游息之所，待好事者。三月五日男彥直書。」

按此刻高二尺一寸，廣三尺，文八行，每行六字，正書徑三四寸，筆力仿顏魯公，金石家認爲罕觀之品，今尙存。至於命名之意，一統志云：時岳飛已死，飛曾有登池州翠薇亭詩，故作此亭以懷岳飛也。考岳飛被害在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距建亭時，僅六十六日。世忠以同功一體之人。觸景生情，寄其隱痛，宜矣。其云待好事者，則於此有深意焉。蓋身處嫌疑之地，既不敢以告人，據迹而論，又不過逍遙物外，點綴湖山，而悲時懷友之苦衷，後人未必讀文而逆其志，故隱約其詞以告來許，直望千百年後，有知其心者耳。否則危亭竦峙，巨刻淋漓，好事孰有過於世忠者，而猶云有待耶。清汪繼壕云：「是四十八言者，實著南宋偏安之局，安得輕視。卽爲南宋一朝之鑑可也」。信然。亭民國二十三年重建，雖有聯語，而無一道及此者，亦憾事也。

自翠微亭左側而下，過湖卽爲法雲街，長數里。其中昔有永福寺青蓮山房，白雲山房，超然台，鄴公菴，岫巖山房等，皆爲名勝。今則或已湮沒，或僅存破屋數椽，無可觀矣。靈隱寺前左

右各立一石幢，皆宋太祖開寶二年吳越國王建，左刻大佛頂陀羅尼，右刻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此二石幢本在奉先寺，寺久廢，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靈隱住持延珊禪師移歸寺前添換重建立，四年四月工畢，距今約九百年。又大雄寶殿前左右各有一石塔，皆九層，高五丈餘。孫治寺志云：「上有石扁，書吳興廣濟普思眞身寶塔十字。二塔所題皆同，而無年代日月。山中舊物，所存唯此。其塔八方，下刻佛頂首陀羅尼，二塔皆同。塔上所鑄佛，皆梁像。此或慧理之後，六朝僧所爲耳。其無歲年者，豈以朝梁慕陳故耶」。然據近人梁思成氏考證，謂係宋初建築，距今約二千年。

靈隱寺後三里巢居塢有韜光菴，昔爲法安院，屬寺中，今與妙應閣，紫竹林，普雨禪院各自另立門戶，稱爲靈隱四房。（妙應閣最近已交還寺中）唐韜光禪師居其間，與白樂天爲方外交，自此法安之名遂掩。抗戰之前，嘉樹美竹，森列道旁，枝蔭交加，蒼翠蒙密。日光漏木葉下，澄淨如瑠璃可愛，禽鳥知人近，輒飛鳴翔舞，若報客狀。道中聞梵音玲玲如金石出林杪，徐步聽之，久方及門。故昔人以爲西湖之山以靈隱爲最勝，領靈隱之勝有五亭，韜光爲最幽。今則竹木皆被砍盡。粗穢裸程，索然乏味矣。惟金蓮池無恙，韜光禪師與白樂天唱和詩碑仍立於池側，鍊丹台亦已重加修葺。登其上望見西湖湛然在城下，南北兩山繞湖如雙龍抱一白銀盤，混漾不定，使入心自蕭爽，神思飄逸，疑乘雲御風，浮游於瀛氣之上也。更上三里爲北高峯。

靈隱勝景，略如上述，至於物產，宋贊寧法師筍譜云：「木竹筍，出靈隱山中，中堅亦通小脈，筍堅可食，採竹作杖可愛。新婦竹筍出武林山，其竹圓直，韌可爲篋，筍則三月而生可食。扶桑竹筍生武林山西，舊謂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條，皆對抽並引。鶴膝竹出靈隱山，節密而內實，略如天壇藤，間有突起者。」按扶桑竹又名天親竹。鶴膝竹又名曲竹，唐公竹。此外又有石面竹，方竹。花木則有海石榴花，紅辛夷花，黃牡丹，骨裏紅梅花，石面靈桃，西栗樹，紅木，楠木，梓，檀，楓，樟等。西栗樹今稱沙羅樹，乃慧理祖師西天攜來種，實大小如胡桃，可以入藥。

歷代沉沿革

靈隱自東晉咸和年間理公創建以來，已歷一千六百餘年。歷代紛更，幾經興廢，而巋然林表，迄今未衰，不可謂非山靈呵護支持以保佛教者也。當其初創，佛法未盛，一切規制，僅具雛形，靈隱之山，到者必少，是以劉宋智一法師住寺，猶能嘯聚羣狙而自稱猿父。其後梁武好佛，廣建寺廟，靈隱當亦被其澤，舊有梁簡文帝賜靈隱田記，文已失傳。然既蒙天子賜田，則其規模，必有可觀。考陸羽靈隱寺記云：

「晉宋已降，賢能迭居，碑殘簡文之辭，勝蠶稚川之字。謝亭巋然，袁松多壽，繡角畫拱，霞暈於九霄，藻井丹楹，華垂於四照。修廊重複，潛奔瀨玉之泉，飛閣崑嶠，下映垂珠之樹。風鐸觸鈞天之樂，花鬘搜陸海之珍。碧樹花枝，春榮冬茂，翠嵐清籟，朝融夕凝。

按陸鴻漸唐肅宗時人，其時靈隱之盛，已不讓洛陽伽藍專美於前，卽此可以想像其在陳隋及唐初之景况。會昌廢教，寺燬僧散，後稍興復，規制未宏。至吳越錢武肅王，國富民殷，命延壽禪師重爲開拓，建僧房五百餘間，賜名靈隱新寺。忠懿王繼之，建本寺屋宇一千三百餘間，迴廊自山門左右，遶至方丈，可謂洋洋大觀矣。

宋真宗景德四年敕賜額改靈隱寺作靈隱山景德寺。天禧五年又敕改景德寺作景德靈隱寺。仁宗天聖二年，章懿太后賜莊田一萬三千畝爲仁宗祝延福壽。又賜脂粉錢九千五十四貫。八年住持延珊禪師奏免所賜莊田糧稅。皇祐元年敕賜御繡觀音心經二卷，及回鑾碑飛白黃羅扇等御用之品。慶歷中，丞相韓琦，參政歐陽修等奏賜契嵩所著書入藏。蘇軾知杭州，補書白樂天所書冷泉二字後亭字。神宗熙寧三年趙抃知杭州，禁天竺靈隱樵米。南渡以後，翠華屢幸。高宗紹興五年勅改榜曰靈隱山崇恩顯親禪寺。孝宗乾道三年二月，詔每歲於四月初八佛誕日例賜帛五十匹。八年賜瞎堂禪師直指掌印，改法堂爲直指堂。寧宗嘉定年間，諸名公品第浙江禪院，以五山爲冠首，而餘杭之徑山第一，靈隱次之，淨慈又次之，寧波之天童又次之，育王第五。或者以靈隱屈居第二，爲文辯之，余則以爲不必。蓋爾時住持靈隱之大德如密菴，松源等皆相繼彫謝，道風漸衰，加以寺中產業豐饒，信施山積，亦易啓寺僧偷惰之心，吾人若一檢閱明田汝成所撰之西湖遊覽志餘，可知靈隱當時，頗多不如法事，安得不位列第二乎。理宗御宇賜御書覺皇殿三字易大雄寶殿，又賜御書妙莊嚴域及御製千佛贊等。閻妃矯旨奪寺中菜園建集慶寺爲其先人之功德院，美輪美奐，稱賽靈隱。

元武宗至大元年，覺皇殿蠹朽傾頽，住持正傳捐資與平章張締重修，至仁宗皇慶元年落成。延祐五年，住持淳朋，以宋時所賜田一萬三千畝獻還於朝，奉旨斷還九里松以爲酬報。淳朋上堂

有云：寺前一片開田地，曠大劫來無四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脚頭並脚尾。東也是，西也是，南也北也無不是。竟畢酬恩作麼生，直指堂前香一炷。言下頗有得色。蓋九里松自閻妃奪寺中菜園創建功德院以後，卽歸集慶寺，歷代住持，懷此鬱鬱，淳朋以田一萬三千畝易歸，宜其喜也。順帝至正己亥，寺燬於兵，癸卯，住持輔良始建方丈伽藍堂。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住持慧明建覺皇殿成，復蒙勅賜田三千畝。永樂元年善才增塑佛像及諸供具。宣德五年閏十二月覺皇殿災，九年住持曇瓊建左右翼門，又住持良玠建正殿復還舊觀。正統十一年，玠理建直指堂，堂額爲張卽之所書。隆慶三年燬於雷火，止餘直指一堂。時海寇紛擾，寺僧德明等圖復興而力不足。萬曆十年吏部尙書張瀚及司寇陸光祖，知僧如通足任斯役，命僧衆迎主寺事。至卽講經，士庶雲集。以十一年冬十二月始事，越五年落成。大殿倣唐式，用平頭柱四十八，石柱十六，易覺皇殿爲大雄寶殿。又就彌勒閣舊址爲三藏殿，後爲直指堂，又後爲方丈，方丈左爲妙應閣，右爲選佛齋，壯麗周匝，雅飾莊嚴，張瀚復爲之記。二十八年，司禮太監孫隆重修，於三藏殿中置輪藏以奉藏經，計六百三十八函。左藥師燈藏，計四十九燈。右水陸像藏，總一百二十五軸。崇禎十三年，寺中又遭回祿，僅存大殿，直指堂及轉輪殿。

明清之際，靈隱僧衆，已擴充爲二十四房。所謂房者，卽以各院落作爲私人產業，一切收支及招收徒衆等事，外人皆不得干與之。而靈隱住持，則由各房公舉，隱然自成一部落，而道風不

可問矣。其中有豁堂禪師者，自幼出家，不甘墮落，受戒後，歷訪名師，得法於三峯藏禪師，薄有聲名。順治初年，靈隱各房舉爲住持，而苔寮蘇壁，無以給衆，師自顏其居曰破堂。時具德和尚駐錫揚州，延師領衆，兩載相處，相知益深。五年冬，歸靈隱，卽建議公請具德和尚爲住持，重興古刹。寺衆震於具和尚之德望，咸無異詞。六年春入院，卽謀規復，歷十八年而百拱千楹，殿開鳥翥，金碧丹雘，冠於東南。計爲殿者七：天王殿（高七丈），大雄寶殿（高三丈五尺），輪藏殿，伽藍殿，五百羅漢殿（五十四間），金光明殿，大悲殿。爲堂者十二：祖堂，法堂（高七丈二尺），直指堂（高六丈七尺），大樹堂，東禪堂，西禪堂，東戒堂，西戒堂，齋堂，客堂，擇木堂，南鑑堂。爲閣者四：華嚴閣，聯燈閣，梵香閣，青蓮閣。爲軒者三：面壁軒，青貌軒，慧日軒。爲林者一：玉樹林。爲樓者三：響水樓，看月樓，萬竹樓。爲房爲室爲公所者十：雙桂室，香積廚，圃室，浴室，各寮房公所。幾無一而非脫體嶄新者，雖曰重興，實同開創。且其建築用費除大殿天王殿，出於檀信之募集外，其餘皆積香信爲之。錢糧鉅萬一時湊集，誠所謂萬年常住也。張岱西湖夢尋卷上云：

「具和尚爲余族弟。丁酉歲，余往候之，則大殿方丈，尙未起工。然東邊一帶，闕閣精藍，凡九進，客房僧舍百十餘間。香積廚中，初鑄三大銅鍋，鍋中煮米三担，可食千人。具和尚指鍋示余曰：此弟十餘年來所擇家計也。飯前之衆，亦諸刹所無。午間方陪余齋，見

沙彌持鉢踵送看，不知何事，第對沙彌曰，命庫頭開倉，沙彌去。及余飯後出寺門，見有千餘人蜂擁而來，肩上担米，頃刻上廩，米斛無聲，忽然竟去。余大愾異，問之和尙。和尙曰，此丹陽施主共歲致米五百担，水脚挑錢，纖悉自備，不許飲常住勺水，七年於此矣。余爲嗟歎，因問大殿何時可成？和尙對以明年六月爲第六十，法子萬人，人餽十金，可得十萬，則吾事濟矣。踰三年而大殿方丈俱落成焉。」

陶菴所記，當非諛詞，德學感人，乃至於此。靈隱自經具德和尙整頓而積弊盡除，古風復振，當時皆稱爲東南第一山，不敢屈以第二位矣。然而飲水思源，吾以爲應歸功於豁堂禪師。否則其德和尙縱有絕大神通，何能施展之於靈隱山乎。吾故深望各寺廟之有房頭制者，知所取法焉。

繼其德者爲晦山，未出家時與吳梅村同筆研，文名籍甚。李闖破京，崇禎殉國，卽焚書慟哭，披剃於千華老人處，依具德和尙習戒律及禪宗，歷主大刹，著鍛鍊禪人說十三篇，諸方畏仰。主靈隱後，不改故常，復建飛來峯牌坊，具和尙慧日塔院，普同塔三座，以補未備。康熙二十八年，帝南巡，駕幸靈隱寺。住持諦顛，奏對稱旨，帝親書雲林二字賜之，卽改寺名爲雲林。其後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帝又三至，均有紀遊之詩。雍正十一年六月頒帑金五百兩齋僧二千衆。其時寺已無田，僅山地三十六頃，住持智廣，明覺迭請免糧，至乾隆四年，始蒙恩准。乾隆初，住持巨濤，嗣法諦顛，就嗜風雅，博涉羣書，爲當代賢士大夫所重。時光祿少卿揚州汪應

庚愷其子震潛來遊武林，一見契合，即捐淨財次第興修。自大雄寶殿外，爲殿者五，爲堂者十五，爲閣者五，爲軒者三，爲樓者一，爲亭者二，爲寮者八。他如玉樹林，獅子窟，塔院，梅園，以及庫園之屬，無不崇飾。又鑄千僧之鍋，補飾五百羅漢像，皆煥燁之見於寺內者。而寺之外，則甃塗以便遊侶，築堰以蓄飛流，合泐橋，龍泓洞，鷲峯徑等亦一一作而新之，有加於舊。經始於乾隆六年十月，落成於九年十月，費白金二萬兩有奇。應庚先一年逝，家人皆聞白梅檀香，徧滿室中云。

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帝六遊靈隱，亦均有詩紀遊，刊刻於石，即寺前御碑亭中所立者也。四十一年布政使徐恕與司道各府，以雲林殿宇，年久漸圯，捐廉修葺。又以寺僧五百餘衆，食指浩繁，向無齋糧香燈之產，止藉募化居民齋飯，以資糊口。因飭令雲林寺僧，就近帶管天竺，以彼香火之有餘，補此齋糧之不足，當奉聖旨核准，永遠遵守。四十四年以雲林天竺，同一住持，顧此失彼，難以兼全，乃復照舊分理，而令天竺每年津貼雲林齋糧銀二千兩。據當時調查雲林歲入地租香火佈施，約二千餘兩。天竺法喜寺歲入地租香火佈施約五六千兩云。

嘉慶二十一年秋，寺燬於火。工鉅費繁，建復之舉，曠懸數載。事聞於朝，特賜帑金一萬兩，諭令興工。於是督府司道，率各僚屬，首先倡捐，得銀一萬一千兩有奇。道光元年，汪大臨倡

商網增捐之議，衆商咸願每引捐銀三分，共銀十萬七千兩，隨綱滙輸存庫備用。餘由住持儀謙，虔心叩募。浙東西及鄰省紳士之踴躍樂輸者，前後亦以萬計。三年，運司宋如林請發存項，大興土木。復選擇董事實成領款，及購買木石磚瓦各料。通力量才，悉心經理。遭燬殿宇，以次營造。歲久傾圮之天王殿，羅漢堂，俱準前式，一律鼎新。時頭山門又爲鄰火所燬，諸董事捐資重建，並買其旁民居拓展之。前綴以牆，旁界以街，觀瞻之肅，視昔有加。經始於道光三年七月七日，落成於八年四月十六日，共用銀十三萬七千餘兩。十四年夏阮元撫浙，刻朱文公翁潭溪諸集成，議藏靈隱，爰建靈隱書藏，更廣集世典備之。以唐人鸞嶺鬱峯嶠詩字編爲號，選雲林寺玉峯偶然二僧錄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阮元自爲之記。其時寺中所藏，尙有宋明教嵩禪師上堂槌。寶達照佛鏡，印沙床。宋孝宗賜直指堂印。范文正公所遺牀。秦檜齋僧鍋。龍文拜石（石長八尺，闊六尺，龍鱗隱見石中）。沈周飛來峯圖，靈隱山畫卷。程嘉燧冷泉亭圖。李流芳西湖臥遊畫冊，冷泉紅樹圖。宋天聖八年賜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禪寺牒，及董文敏，密雲，三峯，諦願，巨濤，陳鵬年，翁覃溪，胡高望，王時敏，張照，梁同書，白松齡，石韞玉等人墨蹟。咸豐十年，太平軍入杭州，寺復被燬，僅存天王殿及羅漢堂，其餘種種，悉付劫灰，偶有流落人間，如沈周靈隱山圖卷，余昔於南京某展覽會中見之，亦不可復歸寺中。念盛衰之不常，而慧命仍不斷，撫今追昔，不自知其珠淚呈睫，屈膝佛前也。

自此以後，住持靈隱者，由貫通而昔微，而心融，而慧明，而却非，而弘妙。貫通爲天竺法鏡寺僧，住持之後，修建聯燈閣，大寮，庫房等房屋。光緒三十四年圓寂。昔微揚州人，出家鳳林寺。住持十年，銳意整頓，以得盛宣懷及其公子蘋臣之護持，於宣統二年重建大雄寶殿，仍高三丈五尺。其木料本係清宮向美洲所購，用以修理頤和園者，以國家多故，南運來杭，改造名刹，吾人於此亦可以瞻一代興廢之跡焉。民國六年，又建大悲閣。心融繼之，無所建樹。民國九年以後之住持慧明爲禪宗尊宿，以脫略著稱，寺事均由監院却非料理。十九年慧明示寂，却非繼任，修建翠微亭，春淙亭，不久天王殿亦翻造落成，寺貌煥然。二十五年冬羅漢堂不戒於火悉燬。前代所遺之物，今惟彌勒殿中之木刻韋陀像而已。該像弈弈如生，頗著靈異。二十六年十一月，敵騎入錢塘，難民騰集靈隱天竺，紅卍字會設難民收容所於靈隱，收容難民五六百人，不易維持秩序。客堂，伽藍殿，東山門及梵香閣，皆以難民夜半失慎被焚。幸寺僧施救得力，未波及大殿，天王殿。時却非已因處境困難，避地申江。自後寺中境况益窘，常至無米爲炊。據云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每日三餐稀粥，經常皆參以六角粉。逢佛菩薩誕日，有護法供衆，方得吃白米飯一餐，亦云苦矣。其率衆苦守者爲圓成，東林，妙觀三師。又寺外樹木，常爲宵小之所覬覦，圓成等日夜輪流督衆巡山，方得保全。宵小無可下手，積恨至深，曾連絡遊勇寅夜入寺毆打。幸當地軍警長官力爲彈壓，始得無事。光復之後，却非以年逾古稀，不能復膺重任，返杭村法移交於

弘妙，圓成及東林三師，諸山均無異詞。三十五年三月，金少筠發起重修東山門，五月，顧嘉棠發起重修法殿，今皆次第完工。聞羅漢堂亦已有人發心重修，或亦能見之於事實。□向下文長，付之來日。□

高僧事略

靈隱天下勝地，高僧大德之駐錫弘化其間而見於僧傳及野史者，更僕難數，不能備述。茲僅萃錄其聲名昭昭在人耳目，行誼堪爲今日取法者耳。機鋒語錄，旨涉玄微，神怪之事，難以徵信，概皆從略。僧傳文體用語，本皆艱深，恐不能盡爲讀者所解，亦稍稍以通俗語譯之。每段結構，都加變通，以免單板，此則作者之用心也。

開山慧理祖師，西印度人也。東晉咸和初來武林，見靈鷲峯，識其從印度飛來，以呼出黑白二猿爲證。卽地建兩刹，先靈鷲，後靈隱。靈鷲原址在飛來峯前，久廢，建築圖型不可考，而靈隱猶存，爲開山始祖。其晏坐處，號理公巖，又名晏寂巖。今迴龍橋東首，壑塔存焉。

智一法師，劉宋時居靈隱山半峯。精守戒律而善長嘯，牽曳其聲，杳入雲際，如吹箏葉，若揭遊絲，颯颯淒切，聞者悲涼，謂之哀松梵。養一白猿，有時不還，法師乃發聲長嘯，聲震林木，則猿至矣，謂之白猿梵。自稱猿父，其後澗邊羣猿聚焉。有好事者往往從而飯之，故今尙有飯猿台。

聖達貞觀禪師，錢塘范氏子，世本顯仕。師生有奇相，舌紫羅紋，手左右掌紋成字形。出家後通經律論三藏。時諺曰，錢塘有貞觀，佛法當天下一半。尋認天台山智者大師請受禪觀，智者

以師年相若，止爲法兄弟。隋開皇十五年，於靈隱山頭陀石室宴坐，信衆爲建南天竺寺，請師居焉。師能文，有雅操，文帝三徵，秦王兩延，皆以疾辭。大業中因山行自標墓地於寺之東岡。既而歎曰，吾六十二應終，以講法華力延一紀，今七十四，生期畢矣。中夜聞空中音樂聲，遂趺坐而化。

我國古代對於出家爲僧，限制甚嚴，凡非經政府考試合格者，不得薙度，否則一經告發，卽受重罰，是故僧侶分子，不至過於龐雜。考試方式，每代不同，唐肅宗乾元元年，通經七百頁者方許得度，而靈隱道標法師爲首選。師本姓秦，富陽人。七歲時有僧摩其頂曰，此子目秀如青蓮，得非釋氏之威鳳耶，遂出家，事靈隱白雲峯海公爲師。後習戒律，有高行。往南天竺結茅峯西，號西嶺草堂。尤善詩章，辭體古健，比之潘劉。當時吳興有清畫，會稽有靈澈，相與酬唱，名重當代。時人爲之語曰，雪之畫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又陸羽稱之曰，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推能歸美爲德標，居閒趣寂爲道標。其見重於名流如此。李吉甫，韓皋，呂渭，孟簡，白居易，劉長慶等皆與爲方外交。長慶三年示有微疾，旋入滅，年八十四。

吾不知讀者皆知有弘一律師其人否？弘師本姓李，名叔同，我國藝術界之老前輩也。金石書畫，無一不精，詩詞音樂，造詣極深，當代藝術家如豐子愷，劉質平等皆其弟子。出家後，受戒靈隱，專精戒律，而猶時時與人結翰墨緣，莫不爲其清操所化。求之古人，其惟皎然清畫律師足

以相方乎？皎師本姓謝，長城人，唐樂十世孫也。幼負異才，性與道合，遂削髮出家。受戒於靈隱戒壇，依堅道守直律師習戒律，而又留心於篇什，吟咏性情，能造其微。後博訪名山，兼攻儒籍。凡所遊歷，京師則公相敦重，諸郡則邦伯所欽，皆以詩句率勸，令入佛智。及中年謁諸禪祖，洞明佛理，因自誨之曰，佛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矜道修義，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座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遂入湖州杼山隱焉。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不紀。貞元五年，李洪爲湖州太守，素知師精於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師笑而後答。他日言及詩式，具陳以宿昔之志。公曰不然。固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年曾見沈約品藻，裴休翰林，庾信詩箋，三千所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福見，以宿志爲離耶，遂廣爲流布。相國于頔及河魯公眞卿，命視贊韻海二十餘卷，益爲名流所重。惟師清淨其志，高潔其心，淨名溥利，所不能啖，唯事林檎，與道者遊，故終身無惰色。以貞元年終於山寺，有集十卷，于頔序之。貞元八年正月，勅寫其文集入於祕閣，天下榮之。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此詩僧貫休上錢武肅王詩也。休時居靈隱，而婆留以平叢昌功拜鎮東節度使，自稱吳越王。王得詩大喜，令改十四州爲四十州，乃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即日拂袖去。至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之句。知祥得詩亦大喜，盛被禮遇，賜賚隆洽，署號禪月大師，知祥常呼爲得得來和尚。梁乾

化二年，終於所居，年八十一。禪月集二十五卷，今收於四部叢刊中。休字德隱，蘭溪登高人，俗姓姜。

有大禪師名延壽，字冲元，錢忠懿王賜號智覺，清雍正帝加封妙圓正修四字，又序其遺書之端曰：「宋初，杭州永明智覺禪師，平生著述，有宗鏡錄，唯心訣，心賦，萬善同歸集等，凡千萬言。朕披閱採錄，不勝敬禮喜悅。真所謂明逾曉日，高越太清，如鼓獅子弦，衆響俱絕。如發摩尼寶，五色生光。信爲曹溪後第一人，超出歷代大善知識者。」則延壽禪師之造詣可知矣。宗鏡錄一百卷及萬善同歸集等，均在大藏，爲學佛者所必讀之書，則延壽禪師與佛教弘傳之關係又可知矣。禪師，靈隱之中興第一代祖也。俗姓王，餘杭人。七歲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年二十八爲華亭鎗將，以官錢贖魚鼈鳥獸放生，虧累鉅萬，被舉發，判處死刑。臨刑神色怡然，錢文穆王奇而赦之，聽爲僧。初住天台智者巖習定，有鴉鷄巢於衣被，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參德韶國師，聞墮薪而大悟。建隆元年，錢忠懿王請重創靈隱，繼遷永明道場，行業精卓，絕後空前，此觀其日行一百八事之自行錄可知。自行錄收於續藏，卷首自序有云：「弘明集中先德有檢校三業之說。檢校者，審察我此身從且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頃，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幾心欲摧伏煩惱，幾心欲降伏魔怨，幾心念三寶四諦，幾心悟苦空無常，幾心念報父母恩慈，幾心願代衆生受苦，幾心發念菩薩道業。上已檢心，

次復檢口。如上時刻，自且以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已得披讀幾許經典，已得理誦幾許文字，已得幾回歎佛功德，已得幾回稱菩薩行。次復檢身，如上時刻，已得幾回屈身禮佛幾拜，已得幾回屈身禮法禮僧，已得幾回掃除塵垢，正列供具。如是檢察，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其克苦自勵如此，故當時皆以爲彌勒菩薩降生。徒從如雲，上座弟子二千餘人，亦云盛矣。開寶八年跌坐而化，舍利無數，塔在今淨慈寺右側。

我國佛教自唐宋以後逐漸變質，至清末而天下之惡皆歸焉。民國以來，稍有振作，而僧徒之啞羊如故，社會之歧視依然，此皆由於未能奉行寶曇法師之教也。寧師於其所著僧史略中闢專題論衛法云：「夫學不厭博，有所不知蓋闕如也。吾宗致遠，以三乘法而運載焉。然或魔障相陵，必須禦侮。禦侮之術，莫若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吠陀，東夏則經籍矣。故祇洹寺中，有四吠陀院，外道以爲宗極。又有書院，大千界內所有不同文書，並集其中，佛俱許讀之。爲伏外道而不許依其見也。此上古德高僧能掃伏異宗者，率由博學之故。譬如夷狄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孰能達其志，通其欲。其或微解胡語，立便馴和矣。是故道安以談諧而伏習鑿齒，慧遠以詩禮而誘宗雷之輩，復禮以辨惑而柔權無二，皎然以詩式而友陸鴻漸。此皆不施他術，唯能博學耳。况乎儒道二教，義理玄邈，釋子既精本業，何妨鑽極以廣見聞，勿滯於一方也。」其言異常愷切，而寧之博聞多識，雖東方朔張茂先亦不能過之。相傳徐鉉仕南唐日，嘗入澄心堂辦公，至飛虬

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釜之流血，仍不肯前。鉉乃遣書贊寧詢之。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燬，惟澆以腐糟則隨燬。鉉掘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面下長三尺，髀骨若段柱然。積薪焚之，三日不動。以腐糟澆之遂爛焉。又徐謬嘗得畫牛一幅，其牛畫則嚼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謬以爲神物，獻諸後主煜，煜獻之宋太祖，太祖以示羣臣，無能辨其理者。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滅，灘積微露，倭人取諸蚌餘淚和色著物，則畫隱夜見。沃焦山或風燒飄擊，有石落海岸，滴水碧色，染物則畫見夜隱。此二形殆二物所畫也。則有似於今日之隱色墨水，不知寧師從何而識之，可怪也。寧師又精於思辯，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顏師古，證蔡邕，非史通之論，王禹偁深爲傾倒，惜已不傳。寧師德清人，高氏子，出家靈隱，習南山律宗。吳越王署爲兩浙僧統。宋太祖徵入京，賜號通慧大師，又賜紫衣以尊崇之。淳化三年，兼翰林史館編修。卒年七十八，塔於龍井。其著作之現存者，僧史略外，宋高僧傳三十卷，收於大藏。

韓愈之原道，歐陽修之本論，皆排佛最激烈之文也，世之好詆毀佛教者皆宗之。然韓愈在潮州見大顛禪師後，與孟簡書，即稱大顛之「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撓」。歐陽修臨終，猶讀華嚴經。則原道及本論，文人意氣之爭耳，非其理之精闢足以服人也。是以明教契嵩禪師乃得爲文痛駁韓愈，而歐陽修仍不能不稱譽之。嵩禪師字仲靈，自號潛子，廣西藤縣鐘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得度落髮，十九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得法於

洞山曉隱禪師。慶歷間至錢塘，樂其湖山，居靈隱山永安閣。當時天下之士學爲古文，慕韓愈排佛而尊孔子，東南以章表民，黃鰲隅，李泰伯爲雄傑，仲靈乃作輔教，非韓等論以抗其說。歐陽修讀之，驚曰，不意僧中乃有此郎。向之排佛者，既愛其文，復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因與之游。仲靈又上書仁宗，辨明佛理之應崇，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朝中自丞相韓琦以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漸止，而頗有好之甚者。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廢屣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皇祐間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以扶翼宗門，因而引起講徒之非難。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爲證幾至數萬言。於是拘虛迂曲之士，咸以爲仲靈猶不能與人相忘於是非之間。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示寂於靈隱寺。火化之後，眼舌及童貞不壞，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又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競相傳告，駭歎頂禮，不敢更議仲靈之非。是皆夏虫井蛙，不足以語天地之大者也。使當時仲靈無所守，徇俗而袖手無言，吾儕生于今日，欲辯明是非邪正，豈不費事哉。東坡云：「契嵩常嗔人，未嘗見其笑。辯才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親見二人皆趺化，乃知二師以嗔喜作佛事也。」此論甚是，然仍不足以爲淺見寡聞者道。仲靈遺書有鑽津文集十九卷，收於大藏，塔在永安閣之左。

雪竇重顯禪師，字隱之，遂寧人，得法於智門祚禪師。素與學士會厚善，一日，遇於淮上。

，問顯何之？曰，將遊錢塘，登天台雁蕩。曾公曰，靈隱天下勝地，珊禪師吾故人，卽作書薦之。顯至靈隱，不以書通，浮沉衆中，供打掃廁所之役，如是者三年。曾公奉使歸，訪顯靈隱，無識之者，於廁所旁小屋中物色得之。會問向所附書，顯出袖中納之曰，公意勤勤，然行脚人非書郵也。珊禪師大奇之，卽命領衆。後曾公守越，敦請爲雪竇寺主，舉揚宗教三十餘年，海內奇僧爭赴之。暮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台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又書壁文，戒進後學，其略曰：身如行廁，利稱軟賊，百年非久，三界無安，可惜光陰，當求解脫。讀者酸鼻。皇祐四年七月七日寂，年七十三，塔於寺之西塲，賜號明覺禪師，著作有頌古百則等行世。

我國文化之傳統，自以儒家爲正宗。孔孟而後，荀子已漸變其說，至西漢而雜以陰陽五行家言，面目全非。東漢諸儒，無甚高論。魏晉南北朝乘其敝，復以戰禍連綿，民生彫喪之激盪，浸假而開清談之風，道家思想風靡一時，然究無補於事實，有識之士，乃多傾向於新來之佛教。隋唐繼統，元氣漸復，佛門大師，出類拔萃，佛教精義，闡發無遺，上自國王大臣，下至販夫走卒，莫不稽首皈依，自稱弟子。是故今之治文化史或哲學史者，皆稱之爲佛學時代。其中影響最大而且久者爲禪宗。禪宗至北宋而漸露病象，無復唐代生龍活虎之雄姿。理學諸儒參取其說，上叩孔孟之門，組成新儒家之思想系統，排詆佛教，禪宗大德，自亦不得不整頓家風，張其門庭，大

慧宗杲禪師卽其人也。師字妙喜，宣州寧國奚氏子，年十三始入鄉校，一日與同窗戲謔，以硯投之，誤中先生帽，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曷若究出世法乎，卽詣東山慧雲院出家。徧參諸方，依克勤圓悟禪師最久，名重公卿間，而無應世之意。紹興二十八年，以丞相張德遠薦，被旨遷住餘杭之徑山，先就靈隱寺開堂說法，大弘圓悟之道。及居徑山，四方僧侶雲集，至一千七百人。後張公被貶謫，師亦坐與張厚善勒令還俗，編置衡州六年。既又蒙恩復僧衣，仍住徑山。卒年七十五，有語錄及宗門武庫等行世。

如璧禪師，本姓饒名節字德操，江西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禮爲上客，陳了翁諸人皆與之游。往來襄鄧間，始有婚宦意，後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僕守舍，歸見其對答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長老有道，往請一轉語，忽而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糞橐，與其僕削髮爲僧。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徧參諸方，陳了翁關子東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浙江，樂靈隱山川，駐錫焉。琳抱病，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寺，夏均父爲請疏，其略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前。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

自濟公傳出，而婦人女子莫不知有濟顛僧。濟顛僧確有其人，惟其行徑不若濟公傳所傳之離奇古怪。其師瞎堂慧遠禪師之道行，更較濟公爲高，而世反不知其名，遑論信奉，何哉？瞎堂有題畫一詞云：「來往煙波，十年自號西湖長。秋風五綉，吹出蘆花港，得意高歌，夜靜聲初朗，無人賞，自家拍掌，唱徹千山響」。吾人讀之，幾若置身廣寒宮中，肝肺皆成冰雪，其高風清操，可以想見。然師於孝宗乾道年間，應詔歷次入對內廷，皆有「願陛下早復中原」之語，則其關心家國，義胆熱腸，又非垂頭閉目，自稱超脫者所能比擬也。師眉山金流鎮彭氏子，年十三，隸藥師院爲僧，研習經論，未幾，棄而往依靈岩徵公，徵有省發。會圓悟住持成都之昭覺寺，從之參叩，機鋒峻發，衆目爲鐵舌遠。圓悟順世，師東下，屢主名利，乾道六年，勅住靈隱，賜號佛海禪師。師一身繫法門之望，奇言妙句，傳播諸方，學者雲奔川委，視師所在爲歸正，如一佛出世。淳熙乙未示衆云：「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鬪虎莫出頭，冷地着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汝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至期，諸王卿相皆至，師陞座說法畢，遂入方丈扃閉。師舊蓄一猿，頗馴狎，因衣之，命曰猿行者。久之，衆窺窗隙，聲息並無，惟見猿侍者持卷侍側，亟入，師已逝矣。猿書，乃辭世偈也。偈曰：「拗拆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變，塔全身於寺右烏石峯。語錄四卷，收於續藏。

語云，強將手下無弱兵，以瞎堂禪師之卓卓，自不能無如道濟者爲其弟子。考宋北磻禪師文集湖隱方圓叟舍利銘云：「舍利，凡一善有常者，皆有焉。不用闍維法者，故未之見。都人以湖隱方圓叟舍利晶瑩而聳觀聽，未之知也。叟天台臨海李都尉文和遠孫，受度於靈隱佛海禪師。狂而疏，介而潔，著語不加刊削，要未盡合準繩，往往超詣，有晉宋名縉逸韻。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廬潛皖，題墨尤雋永。寒暑無完衣，與之尋付酒家保。寢食無定，勇爲老病僧辨藥石。游族姓家，無故強之不往。與蜀僧祖覺老略相類，覺尤談諧。他日覺死，叟求予文祭之。略曰，公也不羈，諧謔峻機，不循常度，輒不逾矩。白足孤征，蕭然鏡塵，化門既度，一日千古，迥超塵寰於談笑間。叟曰，嘻，亦可以祭我。逮其往也，果不下覺，舉此以祭之，踐言也。叟名道濟，曰湖隱，曰方圓叟，皆時人稱之。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死於淨慈。邦人分舍利，藏於雙岩之下。」據此所述，濟公乃一熱情，真率而有逸才，略如蘇曼殊之人也。北磻與之同時友好，所言當屬可信。明明河補續高僧傳爲之立傳，逕稱之爲顛，且曰：「飲酒食肉，與市井淫沉，喜打筋斗，不著袴，形蝶躄，人訕笑之，自視夷然。爲人誦經下火得酒食，不待召而赴。吟詩曰，何須林景勝瀟湘，只願西湖化作酒。和身臥倒西湖邊，一浪來時吞一口。息人之譁，救人之死，皆爲之於戲謔談笑間。神出鬼沒，人莫能測。」此與北磻所言，相去甚遠，或約取仁和沈孟梓編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而成。沈孟梓不知南宋何時人，其言不雅馴，而濟公之顛，則可據

之而知其有所激而使然。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語之，必也狂狷乎」。顏即狂之甚者，亦非中行。吾故深願世之信佛學佛者，遵王路行，以濟公之師勝堂禪師爲法。

癡絕道冲禪師，武信人，俗姓荀。宋理宗淳祐四年，奉旨自嘉興光孝寺移住靈隱。閩貴妃以特旨奉靈隱茶園建集慶寺，冲師爭之不得，即日退院，示衆云：「欲去不去被去礙，欲住不住被住礙。渾不礙，十洲三島鶴乾坤，四海五湖龍世界」。躬荷包笠，往遊廬山。理宗遣使留之，不回，乃賜靈隱古蕩圩田若干畝以謝。師才學浩瀚，每日以一篋付侍者，有求其語者，投之篋中，鏡定後，侍者進篋，乘燭隨紙多寡俱盡，日以爲常。後住徑山，年八十二示寂。

大川普濟禪師，奉化人，元初住持靈隱。纂修五燈會元。五燈者，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傳燈錄，淳熙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皆禪宗之史傳也。禪門稱傳法曰傳燈，故其史傳曰燈錄。五燈爲書浩博，學者罕能通究，大川乃集學徒作五燈會元，以惠後學。今之留心宗門者，仍皆以此書爲圭臬云。

元叟行端禪師，臨海何氏子，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愛靈隱山水清勝，止焉，自稱寒拾里人。元成宗大德年間住持中天竺，仁宗皇慶元年遷住靈隱，尋賜號佛日普照，凡三被金欄袈裟之寵。平生以呵叱怒罵，爲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大公之教。師之利物，皆陰爲之，而沒齒不言。卒年八十八，弟子如古鼎銘，夢堂噩，楚石琦，皆諸方之靜躁者。此靈隱大德以嗔怒

作佛事之第二人。

前溪德明禪師，黃岩人，姓林氏。明嘉靖間，海寇焚湖墅，山後西溪男婦踰嶺避亂。寺僧皆以寇必至，議棄寺各竄，惟師主合衆結台於大路，聲勢相援，寇遂不敢至。又爲粥以濟貧乏，於是人有固志。卒年八十一。

清初文字獄，凡治近代史者莫不知有戴南山，呂留良等案，而佛門亦被波及，則知者甚鮮。緣有三峯法藏禪師者，嗣法寧波天童寺之密雲禪師，而嫌其一棒到底，不諳機用，乃著五宗原一書，提唱五家綱宗。立說新奇，從之者衆。其徒具德和尚，開法靈隱，座下恆踰萬人。其間當不乏忠貞遺老，隨緣叩請。雍正乃以大義覺迷錄之作風，親撰揀魔辨異錄一書痛駁法藏之違反祖意，旋下令禁絕其弘傳。三峯一脈，於焉頓息。此其是非，茲不能詳，而具德禪師之有大造於靈隱，則不可不述之。師名弘禮，會稽張氏子。幼從父兄家杭之郡城，業傾銷。性不好章句，獨喜與黃冠導引之士遊。既而悟其非，至普陀出家，聽法藏禪師說法於金粟，又隨之入三峯請益，歷時甚久，方蒙印可。時靈隱密堂岳公，以起廢繼絕，非師不可，延爲住持，師亦欣然而往。奮興土木，捨磔購壤，舉蒼蔚宿莽之地，尺寸而鼎興之。辛丑七月，大雄殿與天王殿同時日昇樑，遠近縉素，捨工者，施財者，助嵬漿者，擲簪珥者，邪許號踴，傾動鄉城。百戲攢賀，晝夜騰踏。飛來案外市肆，杯酒盃飯，踊貴百倍，盛況空前。師鍛鍊學人，鉗鎚迅利，故出師門者，皆經毒罵

險擯，深遭移換，而卒成大器。有時愛誕一人，任衆人深排痛詆而恬若不知。有時無端譏訶一人，橫加詬訾，致令反唇投謗而猶然不卹。故淺根學者，每望崖退去，師卻冷眼竊笑，決其必返，已而果然。時人爲之語曰，慈明，楊岐，戒演，妙喜而後，一人而已。清康熙六年十月十九日示寂，年六十八。十會語錄共三十餘卷，以雍正之闢而佚。塔在寺中慧日院。

將來建置

言及將來建置，余不禁喟然歎曰，世出世間，同一魔障，鼎新革故，憂乎其難。然陶靖節曰：「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仁人之言，其利溥也，似未能默爾而息，今請先言世間魔障。自工業革命起，而歐西社會遂漸蛻變為資本主義。世界各地，凡有生物，莫不為其傾銷投資之所。利之所在，衆共爭之。機器工業與手工業爭，大企業與小企業爭，政府與平民爭，強國與弱國爭。商戰之不足，濟之以兵爭。科學發明，莫不為資本家所利用，高尚純潔之研求真理者，反聽命於蠅營狗苟貪墨無厭之人，此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比以前之戰役為慘痛，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又較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殘酷也。今大戰方告結束，瘡痍未復，而國際風雲，迄未平息，全球人民，談虎色變，深懼夫戰禍之重臨。各國著名學者如愛因斯坦等，皆倡為改革人類思想之論，以求永滅戰禍，常享和平。惟人類思想究應如何改革？目標如何？似猶未聞有人詳言及之，或係對於目前變亂之癥結，未能認識清楚之故也。余則以為目前變亂之癥結在於「義利不辯」而已。義利不辯，義必從利，故希特拉墨索里尼皆自以為伸張公理，爭取和平，實則無非掩飾其梟獍狠毒之暴行而已。今日世界之兩大集團，亦莫不自以為自由民主也。然一則開放政治之自由民主，而徑徑固守其經濟之獨裁，一則開放經濟之自由民主，而徑徑固守其政治之獨裁。其所以開放，

即在鞏固其獨裁，則所謂自由民主之「義」者，「利」而已矣。利，向外馳求者也，義則反求諸己。重利輕義，見利忘義，自必闇於自見，而長於控制外物，此現代科學之所長，亦即其所短也。晚近士夫，頗有因此而倡科學無用論者，此與科學萬能之說，成一絕對相反之兩極，皆爲一往之談，毫無理據。蓋治科學及用科學者，若能以科學方法反求諸己，使吾人於控制外物之外，復能控制自我（自我之控制，已超越科學之範圍，以與控制外物不同），則義利之辯明而利必從義，世界真正之自由民主，方能實現，人類自無用其憂慮恐懼矣。然而歐美當局，爾詐我虞各爲其私利如故，何日能望其稍息向外馳求之心，而反求諸己乎？誠可謂魔入其心者矣。

反觀我國，魔障益深。上下交征利而不顧危亡，是非無標準而爭趨墮落，人心陷溺，至此極矣，社會紊亂，斯爲甚乎！前中正大學校長胡步曾氏綜述我國社會流行之惡德，約有以下諸端：即貪婪殘酷，舞弊，縱慾，保守，不忠實，不守法，不守秩序，缺乏同情心，缺乏正義感，缺乏求知欲，缺乏美感，缺乏宗教感，缺乏智慧活動，缺乏合作互助精神。此皆真情實錄，非故揚家醜之詞。歐美人士之知有我國者，亦常發同樣論調。推源其故，言人人殊，余則以爲我國學術思想之中實含有缺點。此缺點擴充盡量而無以救正之，乃成今日之局面也。我國學術思想之大原，不外儒道二家。道家原本老莊，老子最重利害。道德五千言中，教人處處爲自己留地步，處處不吃虧。陰柔之教，入人最深，故法家，縱橫家等皆以之爲典範。莊生思想，出於物本，物本故無

自由意志，自不能不安時處順而歸於宿命論。齊物，逍遙，實皆澈底悲觀之自然主義也。其徒從之天懷坦蕩者，尙能外形骸，一死生而自甘於虫臂鼠肝。其重視現實者，既不能厝心於無爲，復不能別求解脫之道，仁義芻狗，生死須臾，究何爲乎？乃皆趨向於養生享樂之途，而老子計較利害之教，適足以濟其用。數千年來，此種人生觀，深植人心，牢不可拔，及今而益爲「發揚光大」。儒家中庸仁義之說，本甚平實，孔孟用力，亦殊深切。惟其微言大義，似都未能爲後儒所覺解。卽就忠孝而言，固爲仁義之本，然不忠不孝者盈天下，「究」何自來哉？復何以使不忠不孝者歸於忠孝乎？又不忠不孝者「究」將如何？此等問題，若不「詳」爲解決，必不能使人擴充其惻隱是非之心而安步於忠孝之域。然而遍閱儒家經典，均乏詳確之解釋，宋明儒者，謀加補充，而膠柱鼓瑟，徒增葛藤。凡此種種，余將於中國哲學研究，佛教與中國思想等書中詳論之，茲不具述。是故宋人有云：「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英雄」，余仍以其言爲是。世之儒者，既昧真源，自餒於浩然之氣，雖其言行有貌似忠信廉潔之處，而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惟在便於其私，都不免於鄉愿。鄉愿最無骨氣，最諛利害，於是與道家「消極的宿命的灰色氛圈所籠罩的人生觀」合而爲一。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西人有倡爲西方文化沒落，將仰給於東方文化之論者，廿餘年來，其說未替。然東方人士如我中華民族者，將以何者貢獻於西方乎？曠觀國內，趨時者思而不學，玩物喪志而自以爲新；泥古者學而不思，玩心喪智而自以爲通。會不能甄別吾華學術思

想之孰者爲長，孰者爲短，孰者應揚，孰者應棄，則欲望其掃清氛翳，剷絕魔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難矣！即在此際，余以爲需要思辯嚴密，統系完整之佛教。

佛教主出世，出世非脫離社會，隔絕人羣，乃控制自我，把握生死，主宰因果創造更高的生命之謂也。釋迦捨位出家，成佛以後猶汲汲於救世，即以表名利私慾之可以犧牲，而偉大人格，最高生命之完成，必從自制其行爲始。然其教義，對於印度傳統之思想，實爲革命的，未免繫柄，故流行印度二千四五百年而復遭排斥，終至息滅。其來我國，初僅以方技恣態出現社會，繼則經典翻譯，蔚爲大觀，勝義足以凌駕孔孟，常談復能廣播人心，魏晉以降，風靡一時。惟其基本精神，與上述之人生態度，究屬南轅北轍不相爲謀，於是而適應而逐漸變質，成爲中國式之佛教。寺廟制度，模倣宗法，經常佛事，形同禱販，修持惟重死後，出家非爲學佛，仰賴慈蔭，坐糜信施。此從利害上計，非不合算，其如違反教義，戕賊慧命何！即所謂出世間之魔障也。就此魔障言，可謂「三教同源」，足以當關心世道者之仰天一慟。現代社會情形若無變化，或仍將保留其一餘風遺韻。然而時代日新，何能長此終古？最近之將來，其必有一番澈底之改革，可斷言也。數十年前，佛門大德，即有革新之議，而正令未行（禪宗語），徘徊不進，種種設施，徒貽識者之譏。此固佛教之損失，亦世道之不幸也。余冀於靈隱將來之建設挽救之。

建設將來，在行正令，欲行正令，須建正法幢。正法幢之建立，應以唐玄奘法師求法印度所住之那爛陀寺爲標準。考續高僧傳卷四云：

「那爛陀寺，唐言施無厭也。瞻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圍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磚壘，其最上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磚壘，高五丈許。中間水繞，極深池塹，備有花畜，麗麗可觀。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常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號寺爲施無厭也。」

又大唐西域記卷九云：

「那爛陀僧伽藍，其地本菴沒羅國，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此國先王，敬重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藍。時有善占尼乾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爲五印之軌則，逾千載而彌隆。其後歷代君王，繼世興建，窮諸剗刷，誠壯觀也。僧徒數千，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人。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衆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玄，竭日不足，夙夜警誡，少長相成。其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咸來稽疑，方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

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走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衆中次詰，莫不挫其銳，頽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哲人，聯輝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遺教，德慧堅慧，流雅譽於當時，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盛流通，見珍當世。」

據上所述那爛陀寺之規模盛況，除佛在世，恐無其匹，吾人讀之，有不油然而生思古之幽情者乎。樊師在其間研究十餘年，戒賢卽其親教師，皆實錄也。其足爲目前我國佛教寺廟之取法者，約有四端：地點適當，有歷史價值，一也。建築宏麗，有藝術價值，二也。僧徒德學兼優，爲時楷式，三也。律儀淳粹，不輕用其教，四也。具此數美，是以常徒退而賢哲集，邪論息而正令行，如明燈之燭昏夜，若寶筏之渡迷津，有不雅譽雷動，皈信雲從者乎？

靈隱當西湖幽勝之地，古稱絕勝覺場。開山以後，僧俗高士，樂其林泉，卜居其間者，史不絕書，不可謂無歷史價值，或地點不適當矣。鷲峯森秀，石刻斑斕，佛殿巍峨，檀栴綺麗，不可謂無藝術價值矣。惜乎時勢所驅，難於穎脫，永明具德之風已泯，契嵩夢堂之韻無存。本寺退居却非老和尚等怒焉憂之，商諸同仁，擬定建設計劃，約分三項述之：

甲、風景之培植 抗戰以前，自飛來峯頂至蓮花峯，呼猿峯，莫不古木參天，蒼翠欲滴，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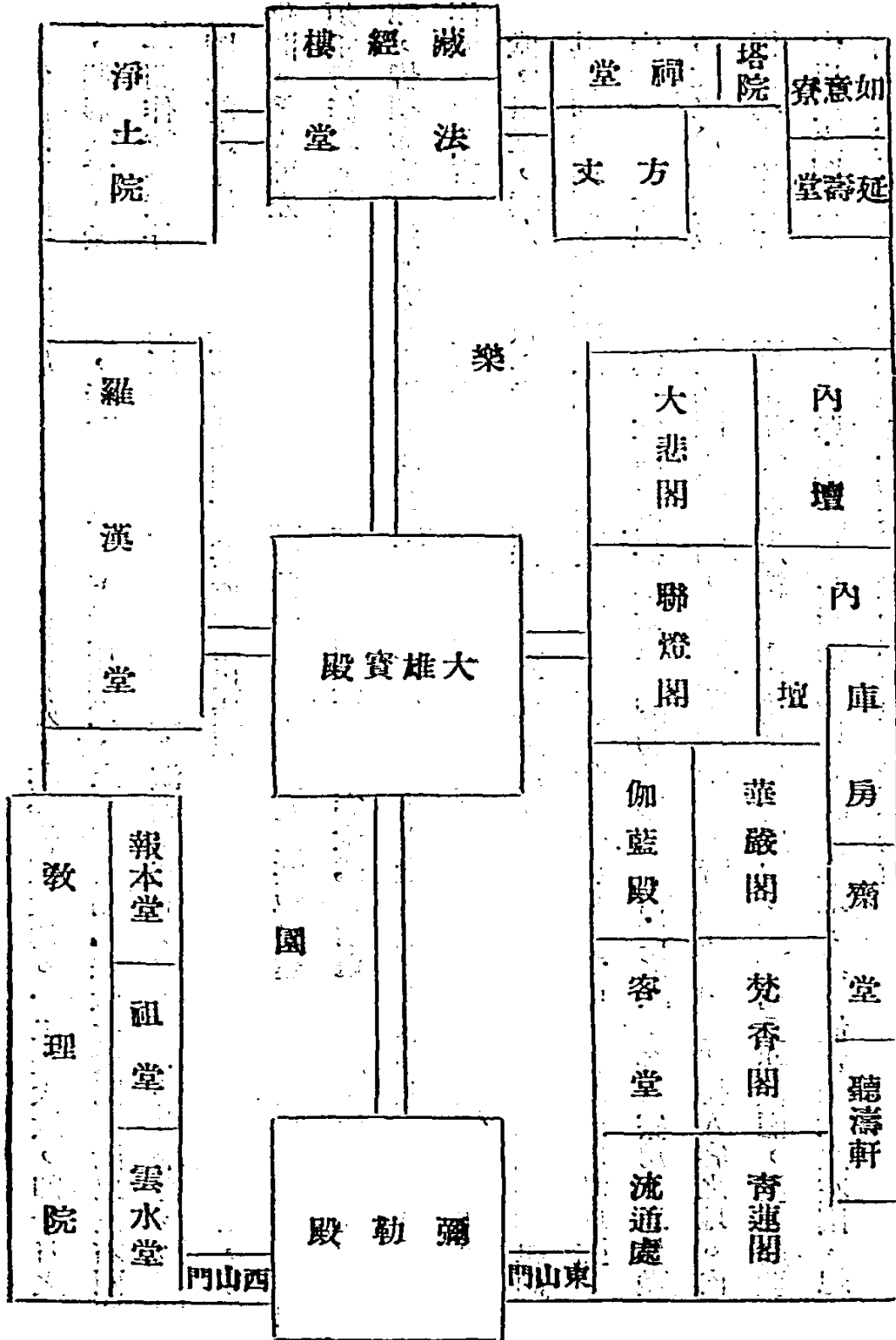
皆牛山濯濯，滿地荆棘。遊人無路可登，登亦無可賞玩。卽擬廣植松楸，開闢道路，復在飛來峯頂，昔日立神尼舍利塔之處建築一亭，以供憑眺。蓮花峯頂之蓮花石，縱橫狼籍，無復舊觀，應以人工移置，使之名實相符，其旁亦可建立一亭。去蓮花石半里而遙，爲三生石，路險而滑，蒿萊沒脛，亦應敷設石板路，以利登陟。三生石前有舊屋基，約廣畝許，可於其上建小菴一棟，卽名爲三生菴，或圓澤精舍，摩崖刻東坡所改定之圓澤傳。蓮花峯之上爲呼猿峯，較爲高峻。其頂可就石之平處設石桌石櫈，供遊人野餐弈棋。設洞中白猿，仍可呼之而出，孤山馴鶴，亦能招之使來，則長林猿嘯，九皋鶴鳴，豈不助人逸興哉！此惟望遊人之各存仁愛之心耳。心存仁愛，卽威鳳祥麟，尙將來儀，况猿鶴乎？呼猿洞口，今不可辯，應加斧鑿，並刻洞名。自呼猿洞至冷泉亭山麓水道，宜加疏浚。舊傳其附近有醴泉溫泉。陸次雲云：「醴泉無源，或偶出而旋涸，不必問矣。若溫泉者，鍾山谷之靈，特舒神異，今雖不見，必伏於淨埃淺土之中。余爲表出其名，有望於好事者尋而疏之，以助靈隱之勝，使天地間更增一境」。此論甚是，應爲探之。

龍泓洞三字，應請當代名家書刻。其中石板，年久失修，陰雨泥滯，不堪駐足，卽應重鋪。前代名公題識，漫漶不易辯識者，可覓巧匠就筆畫深刻之，以存古蹟。至若好名之徒，附庸風雅，以俗不可耐之辭句，鐫之於石，是爲名山災劫。袁中郎謂如美人面上癩痕，奇醜可厭，應洗去其所塗之顏色，一任蒼苔剝蝕，藉增古趣。造像題跋，有可考者，應爲補刻。其他岩壁有可以造

像者，仍許鑄刻，惟以佛教故事而有藝術價值者爲合，否則一概拒絕。迴龍橋下，可設水閣，若水滿澗，則一曲清流，堆藍漾碧，定增勝概不少，玉乳洞射旭洞內，以碎石鋪平，並設專人打掃，常保清潔。造像之整理如龍泓洞。

唐宋之時，自湖濱坐船，可以直達山門，則其水源之旺可知。今遇天旱，南北二澗，惟見白沙，平時亦揭而可渡，決不能通舟，乃其發源之處，樹木盡被斫光之故也，應請政府飭令造林，凡在飛來峯以西數十里內之山嶺，無論官荒民產，皆須遍蓄樹木，不得任其荒廢。如此則因森林之能調節雨量而水源必旺，或得再通舟楫。錢源爲西湖主要水源之一，關係杭市水利者至大，昔人命名，或有深意。故造林之論，非惟爲靈隱之風景着想而已。

乙、殿宇之修建 關於殿宇之修建，先擬草圖，再加說明。圖如次：



靈隱現有殿宇，除彌勒殿，大雄寶殿不必修葺外，其餘皆須改建。今之後大殿，即昔日之法堂，據形家言，最得地脈，擬改爲兩層，下仍作法堂，上爲藏經閣。法堂七大間，除以左右兩側各一間作辦事室外，其中五間，可容數百人，凡講經，演說及其他集會，皆可於中舉行。藏經閣仿圖書館之布置，正中一間爲閱覽室，其餘皆用以收藏教內教外一切圖書雜誌。寺外人士，亦得借閱。後大殿左爲禪堂，改爲文室。再將其一部分房屋及左側空地另建禪堂。慧日塔院仍舊，惟須重行修理。塔院左之法堂文室改爲延壽堂及如意寮。延壽堂爲耆宿退休之所，如意寮則養病之地，皆須澈底翻造，方能合用。後大殿右之空地，爲昔日西禪堂遺址，擬建淨土院。其前五百羅漢堂，有關古蹟，重建之時構圖造像，皆須延請國內名家設計，且宜裝置防火設備，又其前爲報本堂，祖堂，雲水堂。報本堂爲本寺護法奉祀其先德之所。祖堂則本寺供奉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者。其後卽妙應閣，面積約八畝。當家蓮根，深明大義，最近全部交還寺中。擬改建爲教理院，爲全寺僧衆研究教理之所。雲水堂則用以掛單給衆。彌勒殿旁東西山門之上，各有寮房，以住職事。方丈之前，大殿左側之大悲閣，聯燈閣，梵香閣，聽濤軒，青蓮閣，皆爲招待人客之地。內壇以備啓建水陸法會，客堂爲司招待接納之總樞，庫房則總務處也。齋堂爲公共飯廳，流通處發售本寺出版之圖書，代售其他佛典及有關身心修養之書籍。其餘空地，悉布置爲精雅之花園，總稱樂園。又玉乳洞前空地十餘畝，今種茶，擬於其上建佛教博物館。

丙。規模之整頓 殿宇修建完成，非供僧徒之養尊處優也，在行道弘化，故規模尙焉。然以今日而言規模，似屬過早。蓋我國現行佛教制度，蝕敗不堪，無可取法。日本解放太過，西藏情形特殊，亦未可依。錫蘭緬甸，號稱奉行原始佛教制度，而以時輪陵轢，戒律漸弛，乞食漸感困難，則其制度能維續多久，實成問題，何能遽以爲範。余望他日有人能先赴各國考察各宗教之現行制度，然後裁長補短，冶爲一爐，爲將來之佛教，樹立一較爲合理之制度，今日未易論也。惟就目前情形言，亦應作亡羊補牢之計，未始不可以謀整頓。整頓之目標，不外僧徒德學兼優，爲時楷式；律儀淳粹，不輕用其教而已。西哲云：「知識卽道德」。佛教亦以聞法思辯，列於行持之前。故欲道德之崇高，必先求學問之「充實」，欲求學問之「充實」，非「切實」辦理教理院不可。教理院如能切實辦理，全寺卽成爲一學府。佛教思想，得以重加釐訂，補充與闡揚。則邪僻紕繆之言論自息，而孔孟西哲之所不逮者，亦隨據以補正。春風化雨，法澤彌漫，入其門者，自然進德。德潤其身，睟而盎背，自不致輕用其教，稗販如來，而衆望歸之矣。何患無田產，無收入乎。將來雲林寺僧，若皆如此，則誠理公之所謂靈隱，亦一雛形之那爛陀寺也。至於念佛參禪，亦必在教理相當明瞭之後。盲修瞎鍊，自誤誤他。此皆原則，實施辦法，非此所詳。茲在青黃不接之際，擬每年於夏季舉行講經法會，及召集國內佛教大德與文化界之留心佛教者，來寺共同研討有關佛教及哲學之問題，爲時一月。冬季則結七參禪。冀由此漸樹規模。

他日者，風景培植，大致可觀；殿宇修建，已敷應用；規模整頓，亦粗有頭緒。內足以克治龐障，外亦能化民成俗。出世之教，炳如日星，使舉世之人悉能控制自我，主宰因果，息其忿爭，偷苟之心，而惟義之是從，則此穢亂痛苦，人共咒詛之五濁惡世，轉瞬即成爲極樂蓮邦，自由，平等，民主，和平，不足言矣。佛教目的，至此方可謂完成。需要之言，豈阿其所好哉？故論靈隱將來之建設，實有關人類命運之前途，非惟爲靈隱或佛教也。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又曰：「感而遂通」。此謂光光相網，感應道交，因果不思議也。吾儕寧能妄自菲薄乎？余故更望其他地區，有作同樣之計劃者。一國之內有一正法幢，即可以風行正令，不在多也。山河有盡，我願無窮。拭目當來，百拜爲禱。

藝文攷擷英

冷泉亭記

唐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最，就寺觀，冷泉亭爲最。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概，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日，吾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觸煩析醒，起人幽情。山樹爲輦，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豈，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此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稹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禪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

新廣冷泉亭記

宋僧如璧

靈隱冷泉，其源出於寺西南，百步之近，直寺之前，瀦而爲池。唐刺史河南元稹作亭池上，後刺史白居易記之，刻石亭中，其敘勝概甚備。然士大夫有識者，猶以池址狹陋爲未足以盡冷泉之美，蓋三百年於此矣。政和初，兵部尙書張公，以龍圖閣學士出守是郡，暇日醞客池上，徇

祥不忍去，意將廓而大之。長老雲公樂然用其說，撤屋剔地，伐石爲堤，東西三倍其初，南北半之，長松巨楹，不改其列，而池已浩乎大矣。池傍有巖竇，嶽巖空洞，如刻如斲，至是揚波石中，倒影水面，湛淨明碧，可以有魚鼈而蛟蛟龍，使人登此亭者，超然有絕人遺物之意。餘波渺瀰，浮閣而下者，雷奔電激，飛雪噴霧，使人臨是池者，恍然如在天台廬阜，親石橋而睨三峽，莫知其太湖山俯仰之間也。嗟夫，天下之物，用之有不極其材，駭鷄之犀，夜光之璧，世有不盡見其美者，古今之通患。是舉也，能使累世未盡之奇，一旦呈露，蓋張公之意而雲老之力，此豈偶然哉。亦嘗徘徊周覽壁間之題，如唐丞相李嶠裴度斐休，與夫元稹張籍之徒，讀其詩未嘗不想其人。是數公者，功名文彩，照耀後世，今其流風遺澤，固已雲散夢掃，漠然若與凡輩共盡，而斯泉固自如也。於是慨然而嘆：今此地已三廣，冷泉之名當益張，士大夫之遊者當益衆，援筆而賦者當益多。然遊者如斯，日遷月謝，容一過之，或昔少而今壯，或昔壯而今老，盛衰得失相尋於無窮。後之視今，將猶今之視昔，則遊此池者，亦可矍然以驚，翻然而懼矣。

山游唱和詩敘

僧契嵩

楊從事公濟與冲晦晤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於天竺也。三人者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公濟請潛子前敘，潛子讓公濟曰，吾不敢先朝之士。公濟曰，此山林也，論道不論勢，潛子敘，非忝也。潛子曰諾，吾敘。然公濟與潛子輩，儒佛其人，異也，仕進與退

藏，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蓋其內有所合而然也。公濟與冲晦以嗜詩合，與潛子以好山水閑適合。潛子亦粗以詩與冲晦合，而冲晦又以愛山水與吾合。夫詩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靜，天下好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得其合者嘗鮮矣。適從容山中，亦以此會為難得，故昭然嗒然，終日相顧，謂幾忘其形跡，不知孰為佛乎，孰為儒乎。晉之時，王謝諸子以樂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時，白公隱廬阜，亦引四釋子為方外之交。其意豈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雲與龍貴以氣合，風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合，君與臣貴以道合，學者貴以聖人之道合，百工貴以其事合，昆虫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如仲尼伯夷，亦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君之來也，偃歲除，山鬱鬱以春意。然代謝相奪，乍陰乍晴，朝則白雲青靄，絢如也。晚則餘冰殘雪，整如也。飛泉泠泠，若出金石，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樹有啼鳥，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所好益得，嗜閑適則其情益樂。勝氣充浹而更發幽興，優游紆餘，吟歎自若，雖傍人視之，不知其所以為樂也。坐客接之，不知其所以為得也。獨潛子蒼顏敝履，幸其來游，而謂之曰，二君之樂，非俗之所樂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乃潔靜逍遙乎趨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可也。因評其詩曰，公濟之詩瞻，冲晦之詩典，如老麗雅健，則其氣格相高焉。潛子默者，於詩不專，雖其薄弱疾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興也。藤州譚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靈隱經藏碑

清石韞玉

將執文字以求佛可乎？曰，文殊問維摩之疾，會意而忘言，達磨安神光之心，迎機而懸解，學佛不可執文字也。將離文字以求佛可乎？曰，佉盧造字。釋迦亦傳習多師，博達多聞，慶喜爲總持第一、學佛又不可離文字也。是故龍威授簡，九流著於藝文，鳩摩譯經，千佛標其名義。雖華裔分域，儒墨異流，而問迷途者必仗神鍼，游覺海者先尋寶筏。彼大士假圓通說法，非教何宣，中華由聲音入觀，捨經奚悟。昔之尊宿，六如觀幻，四諦徵筌，入精進之林，則手書貝葉，轉華嚴之藏，則舌吐蓮花，非偶然也。靈隱寺者，西湖之上刹也。兩峯映帶，四衆皈依。佛開法會，飛來鷲嶺一峯，帝賜嘉名，勅賜雲林二字。然燈座下，習四種之威儀，卓錫中山，受十方之供養。游觀者無金狄之譏，受持者有木叉之戒，真東南一大道場也。惟是舊藏經文，不戒於火。珠林祕笈，遞化秦灰，石室曇章，無存魯壁。九譯莫詳其文，三寶竟闕其一，將何以闡揚聖教，接引學人。余寄公樂土，訪道名山，適若水晶蓮兩禪師，先後住持方丈，每談斯事，輒爲太息。余因發願，重加結集。時則有吳中會一師在嘉興楞嚴寺修治經板，遂與商推。凡集大藏經論等一千六百五十五種，裝成一千四百三十八冊，又附貯藏外論疏語錄各書一百五十種，裝爲四百五十六冊。綜爲二廈，藏諸寺之蓮燈閣上。伏願典守有自，紹隆無替。瑯函萬卷，常宣木鐸之音，寶歷千秋，永絕風輪之劫。爰撰斯記，以示後人。

靈隱寺

唐駱賓王

鷲嶺鬱岩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前題

白居易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溯水流西溯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台花發後台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宿靈隱

月色荒城外，江聲野寺中。貧知交道薄，老信禪門空。露葉彫堦薜，風枝撼井桐。不妨無酒夜，閒話值生公。

請韜光禪師齋

白屋炊香飯，單羶不入家。澆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來伴食，齋罷一甌茶。

辭白太守齋

韜光

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驚鷲鸞翠樓前。

題靈隱山頂院

綦母潛

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雲。觀空靜室掩，行道衆香焚。且駐西來駕，人天日未曛。

靈隱寺

司空曙

奇山古寺逸烟波，石磴盤空鳥道過。百尺金身開峭壁，萬龕燈焰隔烟蘿。雲生客到侵衣溼，花落僧前覆地多。不與方袍同結足，下歸塵世竟如何。

遊靈隱寺

張祐

峯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烟。後塔聳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靜，澗石點苔蘚。好是呼猿久，西岩深嚮連。

飛來峯

西南山最勝，一境是諸天。上路穿巖竹，分流入寺前。躡雲丹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台海氣連。塔明春嶺雪，鐘散暮松烟。何處去猶恨，更看峯頂蓮。

靈隱寺

宋林逋

山堂氣相合，日暮日秋陰。松門韻虛籟，靜若鳴瑤琴。舉目羣狀動，傾耳百慮沉。按部既優遊，此時振衣襟。泓澄冷泉色，寫我清曠心。飄飄白猿聲，答我雅正音。經臺復丹井，捫蘿嘗徧

臨。鶴蓋青霞映，玉趾蒼苔侵。溫顏照喬木，真性訝幽禽。所以仁惠政，及物一何深。灑瀉鱗峴
壁，近駕梅柳林。回瞻紫塔峯，天半千萬尋。

冷泉亭送唐林夫

蘇軾

靈隱前，三竺後，兩湖春涼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蹴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
肯向冷泉亭下相縈迴。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就靈隱居，葛衣草履隨僧蔬。
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

立秋宿寺

百重堆案掣身間，一葉秋聲對榻眠。牀下雪霜侵戶月，枕中琴筑落階泉。崎嶇世味嘗應遍，
寂寞山棲老更便。惟有憫農心尚在，起占雲漢更茫然。

北高峯

王安石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鷄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嘉公濟冲晦見訪

契嵩

數曲青溪山數重，山深日暮已鳴鐘。忽聞行客門前語，來覓幽人林下蹤。初接風流殊歷落，
更張燈火倍迎逢。不須便去疑無待，已有黃糧在宿春。

題了義塔院二首

宋高宗

古寺春山青更妍，長松修竹翠含烟。吸泉擬欲增茶興，暫就山房假榻眠。久坐方知春晝長，靜中心地自清涼。人人圓覺何曾覺，但見塵勞盡日狂。

冷泉亭放水

范成大

古苔危磴著枯蘂，腳底翻濤洶欲飛。九陌倦遊那有此，從教鷲雪澗塵衣。

夏日寄朴翁時在靈隱

姜夔

風吹松樹枝，懷我松間友。雲從北山來，令我屢回首。山雲夜夜起，山雨侵人衣。遙知竹窗

裏，自吟新雨詩。

冷泉亭

元方回

寺門不須入，林澗淨清襟。老樹幾前代，冷泉如我心。縹蘿猿接果，龕石佛添金。別有真天趣，月寒秋夜深。

北高峯

明張時徹

復嶺盤青漢，危峯峙碧空。頽霞標海樹，日月走江虹。桃片千巖落，松陰萬壑重。紫薇真可到，脫屣會相逢。

庚午冬游韜光

文震孟

斜陽竹樹影蕭蕭，獨有幽蛩破寂寥。萬境不波心似水，滿庭紅葉山椒映。

登韜光

梁以樟

四山青欲下，衆樹密難名。時有竹光入，遠聞泉水聲。麴抨石子落，猿掛翠微行。對境忘言說，幽情去復生。

遊韜光靜坐三七日而去

高攀龍

偶來山中坐，兀兀二旬餘。心中澹無事，宛若生民初。流泉當几席，衆山立庭除。高樹依巖秀，修竹夾路疏。所至得心賞，終日欣欣如。流光易蹉跎，此日良不虛。寄言養性者，速駕深山居。

九日同諸友登飛來峯

查繼佐

扶筇峯頂快登高，千里湖山一望遙。黛色敲開靈鷲石，波光飛到浙江潮。岡攢翠壑看三竺，館醉青楓見六橋。狂嘯直舒天地外，滄洲共訂老漁樵。

韜光菴

田汝成

高閣迴塵氛，迢遙積翠分。漁歌湖上起，夜梵谷中聞。竟夕唯清瀨，諸天盡白雲。倘逢鸞鶴侶，從此更離羣。

靈隱寺暮歸

白珩

山色晚蒼蒼，山門下夕陽。梅林飄樹葉，新月到禪牀。逕出千峯秀，亭迴一澗長。淹留不可極，露溼薜衣裳。

送僧住靈隱

夏衡

尋芳來上國，振錫復南還。一鉢隨緣飯，孤燈到處禪。晚風青豆雨，秋水白蘋煙。後夜鐘聲斷，相思湖水邊。

三生石

袁宏道

此石當襟尚可捫，石旁斜插竹千根。清風不改疑圓澤，素質難雕信李源。驅入烟中身是幻，歌從川上語無痕。兩言入妙勤修道。竹院雲深性自存。

慧理開山祖塔

清僧晦山

欲表靈峯異，迦維特地來。雙猿呼洞出，五寺鑿雲開。石塔當溪口，全身聽壑雷。到山先覿面，誰慮沒荒萊。

明教契嵩禪師塔

五相傳堅固，遺幢號永安。鴻文三藏吼，鐵骨一龕寒。佛日弓裘在，靈山風樹看。法王留玉氣，萬古卓雲端。

大殿前石塔

巖出如雙闕，浮圖聳殿陰。悉檀錢氏物，標榜永明心。八面雕鏤古，千齡剝蝕深。巨鼇擎不倦，劫海擁獅林。

山門外石幢

高幢垂五代，端拱寺門雄。地湧虬螭角，天成神鬼工。蓮花開仰覆，佛頂峙西東。卓出靈峯半，招搖雲中。

蓮花峯

崔嵬最高頂，奇石水經傳。亂吸千峯翠，平開十丈蓮。冰霜鮮臘月，臺座逼空天。信是靈山物，拈來不記年。

滿江紅冷泉亭

宋辛棄疾

直節堂堂，看夾道冠纓拱立。漸翠谷，羣仙東下，佩環聲急。誰信天峯飛墮地，傍湖千丈開青壁。是當年玉斧削方壺，無人識。山木潤，琅玕溼。秋露下，瓊珠滴。向危亭橫跨，玉淵澄碧。醉舞且搖鸞鳳影，浩歌莫遣魚龍泣。恨此中風物本吾家，今爲客。

遺聞軼事

舊傳唐駱賓王（義烏人）與徐敬業討武后兵敗亡命，不知所之。宋之間以謫放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巡廊賦詩，得鴛嶺鬱岩嶢二句，下苦不屬。有僧坐禪牀長明燈下，問曰，少年何事苦吟，宋答以故。僧曰，胡不言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宋異之，詢寺僧知爲賓王，明日覓之無有矣。賓王居靈隱厠歲卒。考駱丞集卷二，有在江南贈宋五之間五古一首，又卷三有在兗州餞宋五之間，及送宋五之間得涼字五律各一首。且一則曰：「故人漳水濱」，一則曰：「別後相思曲，淒斷入琴風」，是駱賓王之與宋之間本係好友，即使駱賓王削髮易服，宋之間不應全不記憶其聲音笑貌，必待詢諸寺僧而後知之也，疑此事出於好事者之附會。

駱賓王靈隱寺詩有「桂子月中落」句。考孫宇台靈隱寺志卷一云：唐天寶中，管雨桂子，有一子成樹。按天寶爲唐明皇年號，而駱賓王隨徐敬業討武則天爲光宅元年，相隔六十餘年，駱丞死已久矣，何能知此，則天寶以前或已有天雨桂子之傳說。又宋天聖中丁卯秋七八月兩望之夜，靈隱殿堂左右紛紛雨豆，其圓若珠，有黃白黑三色，帶酸味辛，或云卽月中桂子，因取播種林下。浹旬而甲坼，彌月盈寸，綠葉可玩。明年春移植白猿峯下迴軒亭側，凡二十五株。其後以花時多得煩惱，不加培植，漸至彫盡。清康熙五年靈隱大殿落成後，八月十三日晨，載堂禪師聞屋上

歷落有聲，出而視之，其狀圓而長大踰草麻子，殼有文亦相類。大殿，法堂，方丈前後都有。拈取呈具德和尚，曰，此月中桂子，吾已見過二次，此爲第三次。載堂囊在具德位下曾收貯三合許，將移至秦中種之。時人聞之，或索觀賞，輒取四五枚去，纔至揚州而桂子已盡。此或係他處草木種子，因颶風捲起空中，過靈隱而下墜。然惟靈隱有之，且不祇一次，此則甚奇，故皆以爲重興之瑞應。今距康熙五年幾三百載，未聞更有月中桂子之事，意者靈隱尙未至重興之時耶？

飛來峯頂舊有神尼舍利塔。隋文帝仁壽二年，遣慧誕法師齎舍利至此，相基啓土，鬪得石坎，以舍利函納之，不差尺寸。按神尼乃同州般若寺尼，名智仙。隋文帝始生，尼知其貴，太祖委尼保育之。一日皇妣來抱，見兒成龍形，驚墮地。尼訝曰，誰驚吾兒，致令晚得天下。及帝長即位後，令天下造佛塔，而以尼舍利函送靈隱建塔焉。舍利，梵名音譯，或作室利羅，義云靈骨。有黑白赤三色。黑色髮舍利，白色骨舍利，赤色肉舍利。蓋佛家於僧人死後，皆舉行火葬，火化而不壞者謂之舍利。惟持戒謹嚴，修養湛深者有之。乃生理上之一種結晶現象，而尙未爲科學家所研究者也。

宋柳耆卿望海潮詞有「十里荷香，三秋桂子」之句，金主亮聞之而興「立馬吳山第一峯」之雄圖，風景之感人如此。高宗南渡之初，頗亦有意於恢復，及建都臨安而縱情山水，無復中原故國之思，殺岳飛，寵秦檜，和議成而偏安之局定，風景之感人又如此。攷宋德壽宮紀略云，高宗

雅愛湖山之勝，於宮內鑿大池，引水注之，象西湖冷泉。又疊石爲山，象飛來峯，名其堂曰冷泉。吳郡王益，憲聖太后之弟也。一日竹冠練衣，芒鞋筇杖，攜一童縱行靈竺，濯足冷泉盤石之上，遊人望之，儼若神仙，邇者奏聞。次日，高宗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橋香酒熟待君來。王亟往，高宗迎笑曰，昨日冷泉之遊樂乎？王頓首謝。高宗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引登冷泉堂，中揭一畫，乃圖王野服濯足之狀，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威晚稱賢。掃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瀟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盡醉而罷，因舉圖以賜之。吾人今日讀此，亦不禁悠然神往。然而南宋君臣，早爲塵土，卽金主亮之雄圖，亦僅爲後人憑弔之資耳。而鸞峯蒼翠，冷泉潺湲，依然無恙。人事代謝，家國興亡，究與彼何干哉。興言及此，又不知其感人如何也。

膳堂慧遠禪師嘗隨孝宗遊飛來峯。孝宗問，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至上天竺，見觀音手中亦持念珠，問曰，人持念珠念觀音，觀音持念珠念誰？對曰，仍念觀音。問曰，何也。對曰，求人不如求己。

「三生石上舊因緣」一語，人皆能用之，而鮮有知其出處者。攷甘澤謠云：唐有李源者，京洛人，父愷，死安祿山之難。源悲憤，不仕不娶。居惠林寺三十年，與僧圓澤（或作圓觀）友善，相約遊蜀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

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罔不由人。遂自荊州入蜀，踏次南浦，見婦人鎧襜負瓮而汲。圓澤曰，此吾託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公臨視，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當與公相見於杭州天竺。源悲悔爲其沐浴，易服。至暮，圓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遂不果入蜀，反居惠林。後十三年，自洛適杭州赴其約。聞葛洪亭畔有牧童菱髻騎牛歌竹枝詞，隔水呼源。覩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用論。慚愧惜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俗緣未盡，慎勿相近，頗勤修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拂袖入烟霞而去。三生石在下天竺，總屬靈鷲，此眞古代逸事也。或云，據此所言，僅二生耳，何云三生？宋贊寧禪師有圓澤三生爲比丘之說，可答此問。

瘋僧掃秦一事，說岳全傳敘之甚詳，亦有根據。然有二說；一云秦檜既因岳飛，思殺之而未決，因遊靈隱，瘋僧葉守益數岳飛之功於其前，檜頗爲所動，歸謀諸其婦於東窗，婦曰擒虎易，縱虎難，飛遂遇害。一云秦檜既殺岳飛，賦齋僧鍋向靈隱祈禱（此鍋清初尙存，見陸次雲湖壩雜記），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禁何立物色，立至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答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數卒引檜至，身荷鐵

枷，囚首垢面，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惟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卷二記東窗事發云：「秦檜欲殺岳飛，於東窗下謀其妻王夫人。王夫人曰，擒虎易，放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我已訴於天，得請於帝矣。檜遂死，未幾秦檜亦死，夫人思之，方士伏章，見檜荷鐵枷，因問秦太師所在，檜曰，吾父現在鄞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則似與瘋僧無涉，瘋僧之有無其人，尙未可必，而余則信其爲有。蓋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至德，惟超脫於名利紛華，生死禍福者而後能完成，而欲求超脫，非於佛家哲理眞解實踐，歸於「無我」者不辦。岳飛冤獄，神人共憤，施全血氣之勇，尙能效豫讓之復仇，而况佛門大德，頂天立地，不能主持正義，申斥奸回耶。昔日靈隱羅漢堂塑有瘋僧之像，當非無稽。蒿目時艱，寤寐難安，恨無瘋僧者出，再作獅子吼耳。

清嘉慶年間，又有一瘋僧名慧照者，常往來於靈隱天竺。左手持帚，右手持鉢，沿路乞食。人問之，未嘗一語。露頂赤腳，寒暑一衲。人捨之食物，餘者卽分與乞丐，故乞丐紛紛常隨其後。居中天竺老人洞，皈依者甚衆。或告以病，隨手拾花草土石煮湯食之立愈。不數日，洞中成市，禮拜供養衣食堆積如山。錢塘邑侯聞之，驅之出境者三，卒復來，移居呼猿洞，仍往還於靈竺間。人屢詢之，惟搖手而笑。至道光三年五月初，向人乞薪積之飯猿台上。於初九日將薪架空洞

中，手持香三炷，登巖上跌坐少頃，復出向積薪三禮，進而復坐，從香上三昧火而化矣。土人葬之龍門山。此其爲魔爲聖，未可遽斷，要非佛門中道之行也。

有魯半間者，諱安，字端明，宋肅簡公裔也。明弘治間，年八旬。諭諸子曰，吾處世甚達，今將絕俗以媿餘年，但不知死何如生？世人引棺營葬，皆身後事，目一瞑，誰見知者。吾欲歷歷預觀之。於是擇日具儀，同發引狀，鼓吹導之，令五子繞絰，已乘白驢隨其後，遂隱靈鷲山，身若隔世，時有所需，緘封附驛耳遺歸索之，都無差失。經十有三年，一夕端坐而逝，驢是夕亦自斃。此卽所謂達也，而化及蠢騾，洵屬奇聞。

我國名區，吾惟愛金陵，北平，及杭州。金陵龍盤虎踞，氣象雄闊。北平歷代帝都，樸茂崇實。杭州山明水秀，娟麗宜人。廣州粗俗，上海穢亂，香港局促，漢口平庸，重慶狹隘，成都單調，皆非余之所取。杭州惟靈隱爲最幽靜而不傷於枯寂，畫意詩情，無不濃郁。是故靈隱僧之以詩名者，自清畫而外，不能悉數。卽如宋永明延壽夜坐詩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雖詩人亦當遜步。明教契嵩與楊蟠，冲庵唱和詩，皆清新不愧古人。若元代見心，守仁，以能詩著名，又不必言矣。明之無文，景隆，皆深明佛理而詩俱莊雅可觀。清之豁堂，爲三峯藏禪師嫡孫，其佛法舉世共推，而詩名早已著海內。又有破堂諸詩，尤膾炙人口。殆山川靈秀之氣，有以陶淑之也。

靈隱景物，有因僧詩而保全者。如宋閣貴妃之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於靈隱寺旁伐松供屋材，僧淮海作詩曰：「不爲栽松種茯苓，只圖山色四時青。老僧終不將歸去，留與西湖作畫屏」。詩爲帝所知，遂命弗伐。又明海寇之亂，督府取寺鐘鑄兵器，僧苦不能守。真祥以詩上獻云：「百八鯨音吼地鳴，篁溪漚越鑄遺成。曾聞兵器爲農器，豈忍慈聲作惡聲。一統大明何及此，千年常住敢云爭。山僧最苦多遺韻，遊宦從今失送迎」。此鐘賴以得存。又寺旁廢殿基，勢家欲規爲墓地者，僧亦有詩云：「一帶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頽磚，道旁多少麒麟塚，轉眼無人掛紙錢」。勢家卒不敢取。今天下名山「兵」占多，精藍上刹，已成講武之場，風景樹木，半作柴薪之用，安得詩僧如淮海真祥者獻詩而止之乎。

明初夢堂醞公，得法於靈隱元叟端公，機鋒交契，命掌書記。醞公嘗游越中，詩人劉孟熙，唐處敬輩集曹娥祠，見一僧敝衣坐船尾，衆方分韻賦詩，殊不知願。忽作禮，有剩韻乞布施一個，拈蕉字與之。醞卽應聲賦詩云：「平明飯罷促高梢，撐出五雲門外橋。離越王城一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潮。白翻晴雪浪花舞，綠弄晚風蒲葉搖。西北陰沈天欲雨，臥聽蓬韻學芭蕉」。衆驚曰：公非醞夢堂乎！遂邀入社。醞公「剩韻乞布施」一語甚奇而趣，確係禪僧本色，宜乎衆詩人之驚愕也。今僧人之所乞者名利供養耳，生活資具耳，誰敢向詩人之前更乞剩韻？福田已成悲田，宜乎衆人之鄙夷之也。反求諸己，無事不辦，佛教同仁其鑒之。

宋嘉定中進士錢唐范師孟遊靈隱，忽覩五福祠後石松奇古，賦詩曰：「根盤巨石四時青，陌下香泥豈敢侵。不但詠誇奇異迹，也須珍重歲寒心。」既歸未久，隱几間，忽見二吏控馬來，師孟隨至冷泉亭，下馬登山至絕頂，大殿六人環坐，皆起迎，獨末坐者款師孟至一堂曰聚星，謂師孟曰，適見佳篇，欽公達者，故託素懷。余婺源人，慕錢塘名都，靈隱古刹，高峯冠絕，故擇居焉。然昆季素性公直，福善禍淫，奉天之道，而世人妄意謂福可邀，是速罪戾耳。且奉西竺教久，無他嗜，幸君白之人間，勉爲善而已矣，佞余何益。師孟既受教，請曰，聞神昆弟五人，今六何也。神曰是能賦疏影橫斜句之林和靖處士也。陰間尤重文學，故與爲好耳。乃命竹輿送歸，隱約過六橋。昇人失脚而覺，猶曲肱几上焉。此或范師孟所捏造，然亦可以針砭末俗。

清稗類鈔記康熙詢沈近思出家靈隱事，而不甚詳。攷新齊諧云，有沈氏兒喪父母，爲人傭工，隨施主入靈隱寺。住持石揆見之大驚，願乞此兒爲弟子，施主許之。兒方七歲，卽爲延師教讀，兒欲肉食，卽與之肉，兒欲衣繡，卽衣之繡，不削髮也。兒亦聰穎通舉子業。年將冠矣，督學某考杭州，令兒應考，取名近思，遂取中府學第三名。月餘石揆傳集合寺諸僧曰，近思余小沙彌也，何得瞞我入學爲生員也。命跪佛前剃其髮，披以袈裟，改名逃佛。同學諸生聞之大怒，連名數百入上控巡撫督學。有項霜泉者，仁和學霸也。率家僮數十，篡取近思爲假辦以飾之。卽以己妹配之，置酒作樂，聚三學弟子員賦催妝詩作賀。諸大府雖與石揆交而衆怒難犯，不得已，准諸

生所控，許近思蓄髮爲儒。諸生猶不服，各洶洶然欲毆石揆。大府不得已，取石揆兩侍者各笞十五，羣怒始息。後一月，石揆命侍者撞鐘鼓召集寺僧，各持香一炷禮佛畢。泣曰，靈隱非有大福分人不能掌持。沈氏兒風骨巖整，在人間爲一品官，在佛家爲羅漢身。故余見而傾心，欲以此座與之。又一念爭勝，故使入學以繼我孝廉出身之衣鉢，此皆貪嗔未滅之客氣也。今侍者被杖，爲辱已甚，尙何面目坐方丈乎。夫儒家之改過，卽佛家之懺悔，自今以往，吾將赴釋梵天王處懺悔百年，纔能得道。言畢跌坐而逝，鼻垂玉柱二尺許。沈得中進士，官至左都御史，立朝有聲，謚清恪。雖貴，每言石揆養育之恩，未嘗不泣下也。

諦暉有老友惲某，江蘇武進人。逃難外出，兒七歲竄杭州駐防都統家，諦暉謀救出之。會杭州二月十九日觀音生日，滿漢士女咸往天竺靈隱進香，必拜方丈大和尚。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膜手來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都統夫人某，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諦暉探知瘦而纖者惲氏兒也，斐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大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朴之，從此罪孽深重，禍不旋踵矣。夫人惶急求救，曰無可救。夫人愈恐，告都統，都統親來長跪不起，必求開一綫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也。請以香火清水供養地藏王入寺，緩緩爲公夫婦懺悔，並爲自己懺悔。都統大喜，布施百萬，以兒與諦暉，諦暉教之讀書學畫，取名壽平。後卽縱之還家，曰吾不學石揆癡也。後壽平畫名日噪，詩文清妙，其書畫題識，有三絕之稱，或亦靈隱山水，鍾靈毓秀之故耶？

附錄

却非

萍樓詩抄

感懷呈月上人

一畝閒田地，二分砌石臺。種瓜兼種竹，栽樹復栽梅。不共孤山隱，能招白鶴回。紅塵飛不到，寐語亂嘲詼。

答施節字韻

濁世莫將青眼看，北邙黃土盡高官。茅廬虛設三分鼎，渭水空懸一釣竿。鉢贖清羹能果腹，衣餘破衲可遮寒。故鄉拋却形骸外，惟有湖山捨最難。

初陽台懷葛洪

抱朴雖云隱，當年日負薪。一經成鐵漢，百煉作金人。九轉玄丹火，三花閬苑春。初陽曾一夢，草木忽陳塵。

冷泉亭送客

浮生各自有前程，亭下勞勞送客行。莫道熱腸冷如水，出山恐失在山清。

民國十七年送蔣總司令謝事歸奉化

獲麟悲道絕，解甲賦歸田。能鑒前人轍，不遺後者譏。幕危傷燕雀，藩破脫豪豨。世亂遭顛沛，言行幸未違。

感 時

莫道天公道不公，昔年童子已成翁。上鉤我似魚吞餌，落窰人如鳥入籠，虎背是非騎不穩，狼心榮辱恨無窮。眼前時事固難料，進退還須有始終。

下劣徒勞說上乘，日將白眼看青蠅。人間何物歸成敗，天地無心感廢興。明月一輪爲好友，清風兩袖作良朋。客來問我生平事，孤苦伶仃只個僧。

答巨贊來書

浮生逢末劫，穢事應三澗。破瓦伏涼鼠，瓜田避盜心。立身同美玉，擇木似良禽。莫昧於來去，古人恥拾金。

贈懿暉居士

祇因妄念縱貪瞋，失笑凡愚昧本真。頑石點頭疑見鬼，悟心芥子可通神。天堂地獄原無礙，玉碗冰盞豈有塵。處處惟心皆淨土，衣珠何日不隨身。

偶 成

九里松間不二門，飛來怪石見今存。呼猿洞口人何在，屐齒斑斑石上痕。
候聞物在耳邊鳴，撲落床頭枕子聲。自覺不來還不去，方知無死即無生。
誰將天理鑑人心，苦海浮沉幾淺深。果是懸崖能勒馬，風波險處好登臨。

和昱山上人贈詩

福田培植種奇芬，勿憚疲勞苦自耘。舉眼低看天上月，放身高枕嶺頭雲。
錦箋書寫支那字，貝葉經翻乾竺文。佛氏流傳經萬卷，更無一字可欺君。

懷友呈淡雲尊宿

湖海故交將盡矣，風波此老尙巍然。人情反覆仍如舊，昨是今非又一天。
漫說妙峯見道真，德雲身即淡雲身。百城烟水渺無際，柳綠桃紅劫外春。

西湖懷古

武林佳境西湖西，十里湖光蘇白隄。怪石清波相映碧，游人啼鳥總如迷。
六橋鎖斷三潭影，兩岸分垂萬柳齊。却喜春風吹又至，數枝高舞數枝低。

和劉倚仁居士見贈韻

涼月下弦尙五更，搗衣砧上漏秋聲。悠悠客夢他鄉淚，點點秋螢古渡明。
浮世未忘因有我，此身非相且無名。寸絲不掛又何物，斯事誰能定重輕。

自題畫像

憶昔行軍入下關，誓將殉國不生還。兩肩虛置頭顱在，六尺空留天地間。但得身心俱解脫，任他日月報循環。自從放下屠刀後，是是非非了不干。

意阿戰爭有感

世事原同夢，何須強出頭。名如鴆釀酒，利似魚吞鈎。縱得眼前樂，終遺身後憂。是非俱解脫，不結死生仇。

謝錢化佛贈石像

昔年錢化佛，今點石成人。已覺夢中夢，方知身外身。古今原不朽，天地可同春。永作名山寶，重逾掌上珍。

山居

寂寞深居客已稀，賞音猿鳥自相依。比隣怪石傍人坐，笑剪芭蕉補衲衣。木落枝空山影瘦，風吹葉下地皮肥。生平不管人間事，豈問他人得失機。

洞山道

耳食原非實，眼聞更不真。本來無彼此，勿道有疏親。墮甕落坑客，灰頭土面人。孜孜沒交

涉，誰主復誰賓。

和王陽明探桃源原韻

屐入桃源路轉餘，征塵撲簌落輕紗。花枝嫋娜翻青浪，月色空濛映紫霞。別有洞天非寶所，却無餘地著奢華。百年一夢驚彈指，小憩何曾是我家。

夜坐自省

拶破虛空有也無，分明仔細勿模糊。竿頭進步又何似，可笑瞿曇不丈夫。絕處逢生亦故吾，始知衣裏有明珠。翻身夢覺荒城柝，枕墮無端碎唾壺。

壬戌中秋後一日客武昌佛學院病呈太虛院長

窗前秋月上寒枝，形影相投見阿師。天地能教同一色，人心未必止千歧。明明密鎖已無數，點點疏移也大奇。剝盡縈緣從此始，更將何物墮狐疑。

和張宗載居士學佛原韻

真人無位孰稱尊，終日旋乾復轉坤。一切衆生原是佛，祇因埋沒自靈根。石火光中自在身，不須假借亦精神。介然拶得虛空碎，萬別千差總一真。能在塵中不染塵，何妨終日入沉淪。不曾忘却來時道，莫向桃源更問津。好事商量共一堂，諸凡自到莫誇張。竿頭進步須親切，何礙名場與利場。

萬念盡時一念多，何分淨土與娑婆。凡胎成聖尋常事，放下屠刀禮佛陀。

送倪楚煬居士出家

時未見秦人，靈源問道頻。桃花迷去路，潭水漲平津。有相禪非實，無心道不真。莫將古佛迹，添作目中塵。

退居口占

了却人間事，隨緣度此生。念空心易足，愛伏自忘情。來去一無礙，是非兩不爭。仔肩今放下，更覺一身輕。

名山今後事，護法仰人天。戒定慧爲繼，貪嗔癡了然。沙盆日扶起，衣鉢自相傳。感此書遺託，前愚讓後賢。

如是齋詩抄

巨贊

題關山月峨眉黑龍江圖

人言黑龍江，我道印心處。接木度懸崖，閒雲任來去。

題尹瘦石盲羣圖

牽連歸敗屋，未必是前愆。酒肉朱門臭，饑寒祇自憐。

題畫賀白虹書店開幕

曲岸裊秋風，江楓葉葉紅。一篙當駭浪，無意到瀛蓬。

辛巳六月重遊南岳

帶雲籠古寺，宿雨漲山泉。策杖探經藏，懷詩酬隱賢。炎威禪榻外，遊興碧峯巔。細認巖前路，重來又一年。

與耶回兩教徒論人生

至理原非二，橫分統與醇。物心誰造作，善惡漫陶鈞。天國知何處，人間故有春。辭家爲表法，上帝亦孤身。

壬午孟春再至西山寄懷桂 諸友

言入西山路，和風發籟音。泉甘堪滌慮，茶淡自清心。隱几雙江合，開軒萬木森。難忘餞別意，對月每沉吟。

酬呂方子詩人

江西枯澀閩曖姝，浙水涓涓瀉蕙蕪。誰把鸞箋寫胸臆？躬自厚齋韻如珠。秀妍淡蕩荷風靜，翠蓋亭亭千尺梧。琢句華貂嫌斧鑿，運思天馬任馳驅。自言不落空疏調，取徑惟追黃與蘇。吁嗟乎，伯韓定甫皆已往，八桂飄殘芳杜枯。何日依山重結社，清音曼邈潤江湖。

辛巳人日與盛成方孝寬關山月雷震唐偉李猷生等爲龍翁積之預祝期頤于月牙山紀事步方孝寬韻

期頤預祝除腥膩，活火添薪煮嫩菘。難諱不嫌京海派，清談競辯色心空。掀髯擬古情猶熱，走筆成詩句獨雄。更卜花朝共一醉，未知今是幾番風。

桃榔杖寄贈李任仁議長

坡公遷嶺外，此杖獨隨行。堅過仙人杞，文如紫玉英。靈山分得種，淨手自雕成。世路猶崎仄，扶持步履輕。

酬柳亞子見贈

皎皎初冬月，悠悠古柏心。故都憐草莽，桂嶺可登臨？方外綠偏熟，吟懷蘊更深。思靈松菊

茂，何日共探尋？

壬午歲暮寄懷田漢桂林

崎嶇巖下路，惻怛佛家情。對鏡憎華髮，年來白幾莖。

林素園以詩僧見稱却賦

枇杷樹下淚如繩（仲殊），柳絮沾泥只自矜（參寥）。色見聲求無一是，恥爲人喚作詩僧。

林素園和章有只緣分別惱高僧句再却賦

名實未分白一毛，懸牌表剝亦徒勞。中行自昔歸平易，僧在真修不要高。

友朋中有以罷道爲勸者詩以答之

亡羊自昔多歧路，脫俗方爲中道行。夏綠春紅何足惜，要從冰雪驗人生。

盛成教授過月牙山見懷詩敘有寮已不存人去樓空之語

爰亦悵然有憶

一閣直簷外，波光映檻明。坐圍岩樹綠，臥對遠山晴。論學常招友，借書時入城。舊遊成一

夢，追念每如醒。

澳門竺摩法師以寄李仙根詩索和步原韻

高僧自昔半工吟，只爲山川蓄積深。嚴子論詩參法味，陳公規語漫相箴。篆香稿已傳南國，

禪月集疑再見今。愧我乏才揚無本，勞君屢屢許知音。

經桂林開元寺廢址

空王原不計行藏，種福無田實可傷。舍利函空秋露冷，金剛碑仆月華涼。難憑勝侶窮生死，孰認殘灰體斷常。極目神州無限淚，桂江日夜瀉汪洋。

感賦

道高一尺魔千丈，吠怪憎賢古已然。尼父周遊曾削迹，達摩面壁較談禪。精金豈却爐錘鍊，大任須從窮餓肩。獨倚江樓觀萬彙，春來無處不芳妍。

桂平西山山居卽事

塔影波光映遠村，平疇萬頃接山根。春風習習春雲淡，一路花香到寺門。
倦拋心力逐無涯，山色溪聲屬自家。吏隱洞邊餘隙地，秋來更欲補梅花。
莫謂山居百事捐，清閒未許抱雲眠。松陰趺坐讀書罷，手採新茶貢佛前。
空林滴露夜猶香，一片清潄入浩茫。橫笛幾番吹折柳，已無殘夢到瀟湘。
烟雨淒迷春意闌，鳥啼花落寒香殘。驚濤拍岸東流急，極目雲天獨倚欄。
朝曦初上影橫斜，葉底輕涼透碧紗。定起關心惟一事，春歸到處落山花。
魯陽未必回三舍，夸父空懷恨滿腔。晚課香沉歸鳥寂，看移山影過南江。

林隋流光月影明，山門寂寂夜澄泓。挾筇峭立渾無語，恐擾枝頭鳥夢清。
久雨炎威已斂藏，遊人漸少午風涼。秋來更覺山居好，日滿長林黃葉香。
油茶種罷點花生，茄子黃瓜芽已萌。誰謂僧家多俗事，真詮原不隔躬耕。

贈別萬仲文教授應聘赴中山大學用民一韻

文旆迢遙返粵遊，西風搖落不勝秋。桂南山瘦增寒意，冀北羣空繫客愁。樂育英才期闕孟，嶠興豪傑可無劉。書生莫說窮酸甚，整頓乾坤賴俊儔。

半山不作西鄉往，慷慨惟君識壯猷。屠狗功名作傲屣，樹人風氣運深籌。海南莫作扶餘想，大塊終消萬國秋。此去真源應更活，好施化雨到春洲。

乙酉國慶登北流山園之磐石山用饒固菴教授韻時同執教于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避寇入山園，遊觀樂已捐。匈奴忽解甲，金甌缺復全。發高一舒嘯，慨慷動坤乾。崩榛紛塞路，荒磬壁尙堅。亂離信已久，遠溯卅年前。今當時命改，生意滿園田。饒子饒清趣，當風喜欲顛。新詩效勅勅，警句共騷然。蔣子勤掇拾，情深木石緣。二生亦矯健，絕塵道可傳。會當倩畫筆，描寫付歸船。

丙戌夏自桂返杭道出蒼梧贈別李六

灕江春野綉江秋，結伴曾爲汗漫遊。劫後重逢傷老大，樽前低訴有煩憂。扶餘此日須英主，華夏而今乏遠謀。「才子聰明將底用」（李君原句），可能赤手挽狂流？

送某君赴蘭州軍次

范老羞能擬，胸中富甲兵。神清天亦妬，世亂地皆荆。邂逅成相契，參修訂後盟。不堪塵外淚，萬里送君行。

丁亥歲首中印菴賞雪紀事

「大地無寸土」，開軒門玉扃。璇花時入座，怪語不攢眉。天際洞然朗，途中坦復夷。扶筇歸靈隱，峯下蠶瓊枝。

丁亥二月與通遠禪師林翼如居士遊超山至龍洞見蒼梧黃君華表留題深以超山之梅不得陳君柱尊馮君振心之題詠而並名孤山爲恨陳君往矣馮君余故人未曾來遊爰以一絕解之

卅里浮香雪髮黷，一泓澄碧影斜橫。豐干何必多饒舌，留待梅花自品評。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靈隱小誌

每冊實價國幣

元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撰述者 釋巨贊

發行人 釋圓成

發行處 杭州靈隱寺

印刷所 正報印刷廠

杭州佑聖觀路一九五號

6
9/7/22

(1)

每
冊

4.123101

2.

六千元

64
584